

妙法蓮華經法師品講記

慧瑩法師主講

我其實不太會講經，所以不敢隨便受請，我凡有所講，都不算是講經，最多只能算是復經，我把遠老法師所講或其他法師所講復述給你們聽，所以你們不用封果儀給我，也不用供養我，我沒有資格接受。我之所以在明珠佛學社、慈航淨苑、東遠堂講過經，都是還人情債。智通師父非常慈悲，這次叫我講法師品。我覺得很好，因為法師品有三軌。這三條軌道，能對治我們的煩惱。其實，三軌和四安樂行的內容差不多，對學佛人都非常重要。

依《法華經》的次序，法師品是第十品，是流通分中的第一品。這一品講了很多流通的工作、流通的方法和流通的利益，所以，這一品很重要。

甚麼是流通？流行和暢通就是流通。例如，水一定要流行暢通，否則就會變成死水。如果河水被阻塞，就會氾濫成災。所以，一定要有一條路線，引導河水流通。佛法也是一樣的道理，一定要令它流行暢通，才能利益眾生，如果不能流行暢通，就不能利益眾生，所以，佛要付囑流通。

流通的意思，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講，等於廣告宣傳的形式。佛法也要讓人知道它的好處、流通的好處、能流通者的好處和接受佛法的好處，然後才可以流通。所以，流通分全部是講做流通工作的好處、推動佛法的好處，以及接受佛法的好處，好像廣告的形式，有宣傳的作用。

世間上的宣傳，每每是過分誇張，以吸引人們購買。佛法的宣傳，是不是有同樣的作用呢？佛法當然志在流通，志在利益眾生，看起來也好像很誇張，利

益大到不得了，其實，以《法華經》來講，佛所講的話，不會誇張得很過分，因為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。如果你覺得佛打妄語，是因為你不知道佛的尊貴和高妙。如果你真實地體會到，就不會覺得佛所說太誇張。這個道理我們要瞭解。

說到流通的好處，佛在世時，聽到佛說法和宣傳佛法，都有很大的好處。佛滅度後，我們做流通工作，受持佛法，也一樣得到很大的好處。每一個佛教徒，都有責任流通佛法。

我們流通佛法，首先要認識佛法，如果不認識佛法，又怎能流通呢？不只是在臺上對大眾宣傳佛法才算是流通，你對一、兩個人講，也是流通。我們明白了道理，要負起流通的責任。流通的責任，就在佛教徒身上，凡是佛教徒，都應該明白佛法，如果佛教徒不明白佛法，就做不了佛教徒的工作。

凡是信佛的人，都叫做佛教徒，不過，在佛教裏，有種種程度不同的佛教徒。以整個佛法來講，有所謂五乘佛法：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大乘，如果加上一乘，就變成六乘，有這麼多等級。如果以出家人和在家人來講，有所謂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甚至分七眾，加上沙彌、沙彌尼、式叉摩那尼，有種種的等級差別。

雖然佛教裏有五乘、四眾或七眾的等級差別，但在法華會上，全部差別都取消了，要廢權，要開權，過去的五乘四眾的等級差別一概作廢，剩下唯有一乘法，其他的都不談。但一乘本身，如一乘菩薩也有種種差別，觀世音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那些一乘大菩薩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，有大功德，而我們這些信一乘的人，名義上可稱為一乘菩薩，但同那些一乘大菩薩相比，相差甚遠。所以，一乘菩薩名是相同，但在程度上、功德上是參差不齊，有淺深、高下之分。就如學

生，讀幼稚園的是學生，讀大學的也是學生，程度上有很大差別。

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一定是由一乘人來做，不會由三乘人來做，因為他信受佛語，瞭解佛意，明白一乘的好處，自然會熱心宣傳，熱心做流通工作。

在法華會上，所有法會上的人，無論是菩薩，或是聲聞、緣覺，無論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佛都已經為他們授記作佛。方便品說，所有聞佛所說一句一偈，佛都為他授普記、通記。法華會上的人，全部都恢復了一乘菩薩的地位，都是一乘菩薩。而我們生於佛滅度之後，生於所謂的末法時代，沒有好因緣見佛，未能參加法華會，未能聽到佛說法，但化城喻品也說，未來世中三乘弟子都是十六沙彌教化過的。法師品說，佛滅後聞《法華經》一句一偈，一念隨喜都能得到佛授記。由此可知，佛世時的弟子得到授記，佛滅後的弟子也得到授記，所有佛弟子都得到佛授記，佛金口宣說，全部弟子都是一乘菩薩，將來全部都要成佛。不過，在法華會上得授記的，當然是好些，最低限度是親眼見佛，親耳聽佛的音聲，這種印象非常深刻，所得的利益當然也就大些。我們這些後世的人，雖然不是在法華會上親耳聽佛說法，但我們有機會看到《法華經》，有機會聽人解說《法華經》，即是間接聽聞佛說法，所以也等於得授記，只是我們的印象比較淺，利益比較少，但我們能深信，也即是一樣得到授記。

在佛滅後，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比較困難，因為佛滅後，有一乘佛法流通世間，同時也有三乘佛法流通世間。而三乘是方便，方便即是權，是權巧施設，佛隨宜說法，意趣在一乘，一乘才是真實。佛在方便品說：“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”但有些三乘人，愛護三乘，認定三乘才是真實，一乘是偽做的，不是佛說的，所以他就要對付一乘人。因此，要流通《法華經》就很困難。

在流通分裏，佛說出很多獎勵流通的話來幫助後世的人流通《法華經》。任

何一個人，有機會聽到《法華經》，並且能信受，能真正瞭解經義，所得到的利益，和佛在世時聽到《法華經》所得的利益是一樣的，我們沒有必要因生在末法時代而起自卑心，而應該生起歡喜心，我們一樣有機會聽《法華經》，一樣能瞭解佛的意旨。

現在講品題。品即是類，屬於某一類的內容分類在一起。這品講流通工作者的事，凡是做宣傳工作，做流通工作的人，都可以稱為法師，所以，這一品叫法師品。

佛法一定要有人去宣傳，假如沒有人宣傳佛法，佛法就不容易流通了。也許有人說：“不一定要有人宣傳的，自己拿部佛經來讀，慢慢就會明白的了。”雖然有些人很聰明，很有智慧，在讀經過程中就會明白，但甚少這種人。古德說：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。因為佛法沒有人講，就算有智慧人，也不容易能瞭解。有上根利智，很聰明的人不是很多，萬中無一，如遠老法師是自己讀通經文而悟出佛意，有些有智慧的人也讀得通，不過這種人甚少甚少。一些很有學問的人，讀起佛經都是沒法子讀得明，這就要講宿世因緣，宿世有一種善根，有一種特殊的慧力，不用人講解也能明白。

這一品說，凡是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解說《法華經》都是法師。讀經的人是法師，誦經讀到可以背誦，也能影響別人跟你一起讀誦，解說書寫都是做流通工作，都是志在他人知道《法華經》。也即是說，你們每位都是法師，因為你們各位都有做讀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的工作。如果你們說自己不是法師，那我也不是法師了，如果我是法師，你們更加是法師，可能我不及你們那樣熱心，在座的菩薩，比我熱心得多。

法師品只講了讀、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五種法師，其他經講有十種法師，

也即是這五種加上聞經、思維、隨喜、供養、施他，也即是十法行。聽經屬於流通之一，能來聽經是很難得的，不是很多人能發心聽經，所以，聽經也是法師。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那裏拜懺，那裏打佛七，那個寺院開幕，去參加就是隨喜。這不是隨喜，而是趁熱鬧。佛講的隨喜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只有隨順佛的語，生歡喜心才是隨喜。供養不但有物質供養，還有法供養，能瞭解佛法，生起尊重恭敬的心，熱心宣傳佛法，影響他人，就是法供養。只用物質供養，不一定能供養得到，要生起尊重恭敬心才供養得到。施他也是一樣，看到有緣的人，即使是說一兩句，也算以法佈施；或者送經書給人，也叫法佈施；又或者耐心勸人去聽經，也是施他，如果你不勸他，他就不會去聽經，因為你的勸說，他才去聽經。還有，別人來到法會，沒位置坐，你讓座給他，這都是屬於施他。

能夠做以上十法行的十種工作的人，全部都是法師，全部都是一乘菩薩。這看起來雖然很容易，但如果只是依白紙黑字來讀一番，而不認識經中的義理，這是不算數的。十法行全部都是流通工作，一乘法師，一乘菩薩，主要在於認識《法華經》，對經中內容有深刻的認識，瞭解佛的意旨，才算是法師。

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一乘法師，沒有限定是甚麼人，無論是貧窮或富貴，有學問或無學問，只要有善根，有這種認識，肯發菩提心，信佛語，能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有一念隨喜，佛都為他授記，他就可以在他的範圍內宣傳《法華經》，成為一乘法師，人人都可以做一乘法師。

法師這名詞，也可以解作以法為師。三乘人以三乘法為師，一乘人以一乘法為師。佛法，也即是佛所說的道理，我們尊重它，受持它，以佛法做我們行為、工作的標準，這就是以法為師，我們人人都應該以法為師，也就是說，人人都應該是法師，只要你以法為師，你就是法師。法師的另一層意思，就是以法施於人。

流通經典，無論是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、隨喜、供養等，都會影響他人，令人得到信受，也即是以法施於人，以法佈施給人，這就是法師。所以，大家不要把一乘法師想像為非常特殊、非常奇特、非常稀有，其實，人人都可以做法師。

“師”可通“司”，現在的教育司、民政司、財政司，就是負責那一類的責任，專門負責做那一項工作，就叫某某司。又如，司理，就是司其事。如果你專門負責做流通一乘法的工作，以一乘法為你的學習標準，以法為師，用一乘法來影響他人，教導他人，利益他人，你就是一乘法師。

人人都可以做法師，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，不過，有個問題，大家不可不知，就是要瞭解佛語，認識佛的意趣，明白經典的內容和宗旨，有正確的認識，信受真切，才可以稱為法師。講聲聞法的是聲聞法師，講緣覺法的是緣覺法師，講大乘法的是大乘法師，在印度有分弘經法師、弘律法師、弘論法師。

這一品的內容，一方面獎勵佛教徒做流通工作，一方面讚歎《法華經》的高貴微妙，也講述了弘經的三個重要條件，也即是三軌：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。

在贊法流通方面有以下六點：

一、佛說的無量法門之中，佛所說的無量經典之中，此經是最難信最難解。換言之，除此《法華經》之外，其他經典都易信易解，唯有此經難信難解。照經文來講，道理不是很深，而是它的功德，它的尊貴，令人難信難解。

二、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，是一切諸佛所守護。釋迦佛四十多年來都是秘而不宣，未曾公開過，最後才宣說。

三、此經在在處處，無論在哪里，應起七寶塔來供養。很多舍利塔都是把佛菩薩的舍利、骨灰安放在塔中；但佛在這一品說，不需要把佛的舍利安放在塔

中，只要有這《法華經》在，即是有佛的全身舍利一樣，《法華經》就是舍利，就是佛的全身，這是贊法。

四、一切諸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一切諸佛的無上正等正覺，一切諸佛最上功德，皆從此經出，除此經之外，無佛果可得。

五、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這部《法華經》是開權顯實。

六、“是法華經藏，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。”最深最固，最幽微，最長遠，無人能達到。現在是佛慈悲，為了成就那些菩薩恢復菩薩道起見，所以才特別開示出來。

獎勵流通方面講了以下十四點：

（一）無論佛在世或佛滅後，只要聞此經一句一偈，一念隨喜，都可以得到授記成佛。

（二）對做流通此經工作的人，你可以這樣想：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此經的人，已經供養了無量諸佛，將來一定會成佛。

（三）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等流通工作，無論做其中那一種，這個人就應該受到一切世間所尊重，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。

（四）即使只對人講一句《法華經》，這個人都是如來的使者，佛派他去的，他就是行如來事，即是做大佛事。趕經懺不是做佛事，而是反佛事，障礙佛事，只是喃喃唱唱，不能令人明理，只會令人迷信。流通經典，才是行如來事，這是佛說的。

（五）毀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過，重於罵佛一劫的罪過。

（六）贊一句一乘法師的功德，大於贊佛一劫的功德。

這兩句，大家聽了會覺得太過誇張，太離譜，不可能的，佛那麼大功德，

受持讀誦者算得了甚麼？這很難明。這一點留在講經文的時候再解釋。

（七）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隨順佛意來做工作，所做的是成佛之因，就是與佛接近，將來以此功德而成佛，所以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。

（八）做流通工作的人，為如來之所荷擔。荷擔是背著的意思，就像佛背著他，甚至就像佛用衣服來覆蓋著他，保護著他，這就有保障了。也就是說，他與佛很接近，等於與如來共宿。還得到佛用手摸其頭，也即是得到佛的愛護。

（九）聽到《法華經》，即是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經文用譬喻說，你聽到《法華經》，就如打水井，當挖到濕泥，就可知道不久就有水了。所以，能受持《法華經》就是近於佛道，接近成佛的功德，摸到成佛之路。如果你不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只受持其他經典，就摸不到成佛的路，就如在高原乾燥之地打井，挖來挖去，都是浪費力氣，距離水源還有很遠很遠。

（十）你若能做流通工作，你就不用灰心，佛會為你召集聽眾來聽你講經，你不用賣廣告。

（十一）如來會化現一些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來聽你講經，化現一些四眾來做影響眾。

（十二）就算你不喜歡在熱鬧的地方，只在深山野嶺對著石頭來讀誦《法華經》，沒有人來聽你講，佛也會派天龍八部眾來聽你講，令你有信心，令你不減興趣。

（十三）就算佛在這個世界示現入滅，在其他國土，其他世界成佛，只要你不忘記佛語，時常受持讀誦《法華經》，佛即使在他方國土，也會現身令你看見。

（十四）你讀誦的時候，如果忘失句讀，一時想不起來，佛會令你記憶起

來。或者有些經書印漏了而讀不通，佛也會幫助你，令你讀得通順。

以上十四點，都是講獎勵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做流通工作的一乘法師，就會得到這麼多的好處。在所有法師之中，佛最歡喜流通一乘《法華經》的法師，你若能做這工作，最合佛意，也即是法供養，是最上的供養，勝過任何的供養。

一乘菩薩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，我們尊重一乘菩薩，也學一乘菩薩那樣，做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工作。成就大願的一乘菩薩是被尊重者，是所尊重者，那些善男子善女人，是能尊重者，受化來尊重一乘菩薩，學習一乘菩薩，供養一乘菩薩，所以，那些善男子善女人，也應該受到別人的尊重。也即是互相恭敬，我認為你是“成就大願潛眾生故，化生人間”的一乘菩薩，我要承事你，尊重你；你也認為我是“潛眾生故，化生人間”的一乘菩薩，你也來尊重我，承事我，就會造成一乘的教團，一乘法就可以盛行，可以流通。

古德說：“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贊僧。”但僧有種種，有優有劣，世間的凡夫僧不一定都值得贊，如果他不值得贊而你去贊他，反而有害無益。

下面開始講經文：

“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：藥王，汝見是大眾中無量諸天，龍王，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羅，迦樓羅，緊那羅，摩睺羅伽，人與非人，及比丘比丘尼，優婆塞優婆夷，求聲聞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佛道者，如是等類，鹹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，乃至一念隨喜者，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

前面序品講有八萬菩薩，也有很多聲聞眾，還有天龍八部，佛一直都是對舍利弗等聲聞眾說，現在這裏佛以藥王菩薩為代表，對菩薩講。因為“八萬大士”，是發大心之士，也即是菩薩，才有資格流通《法華經》，才能擔當起流通

的責任，所以佛特別告訴這些大菩薩。

這一段是佛為大眾授通記來獎勵流通者。佛叫一聲藥王：藥王，你看見大眾之中無量諸天、龍王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與非人這些天龍八部眾，以及看見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這些四眾，還有希望成阿羅漢的人、希望成辟支佛的人、希望成佛的人（以上名詞在《序品講記》、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》中已解釋過，不再重複），以上各類眾生，他們都在佛前聽了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即使聽了一偈一句，生起一念的隨喜心，生起一念的歡喜心，我都為他們授記成無上正等正覺，為他們授記成佛。

以印度文法來講，八個字為一句，三十二個字為一偈，一偈有四句。以中國文法來講，一偈最少是四句，一句是從頭至尾，說完一句完整的意思為一句。例如，“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”這是一句。“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”這也是一句。“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，但為教化菩薩。”這都是一句。這些都是《法華經》裏重要的句子，也是《法華經》主要的意思。這裏所說的聞《法華經》一偈也好，一句也好，總之是要通達它的意義，領解佛的宗旨，明白佛的意思，而又能隨喜，佛才會為他授記。如果只是聽了而不瞭解這一偈、這一句的意思，佛不會為他授記。“授記”的意思是預言，預先告訴你，你將來一定會成佛。

“一念隨喜”是最簡單、最微小的流通工作，隨喜的來源，或者是從聽經而得到，或者是讀經而得來，一念也是很短很短的時間，只聞一句一偈，明白經義，知道《法華經》的高貴，知道佛做種種工作，都是希望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，希望我們成佛，我們明白了佛的宗旨，聽的時候，生起一念的隨喜心，生起歡喜心，也能得到佛為我們授記。

“佛告藥王，又如來滅後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，乃至一偈

一句一念隨喜者，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”

這一句很重要，佛告訴藥王菩薩，其實是告訴我們：不但佛在世時的弟子聞一偈一句一念隨喜得授記，佛滅後的弟子，聞《法華經》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都得到授記。

如來壽量品說：“方便現涅槃，而實不滅度。”所謂滅度，是為了令眾生生渴仰而方便示現。因為眾生顛倒，以為佛常時都在，隨時可見，而生懈怠想，生懶惰意，所以，佛要令顛倒眾生，“雖近而不見”，令他們生渴仰心，生精進心，其實佛不是真實滅度。佛即使在娑婆世界示現入滅，仍常在靈鷲山說法，也會在他方世界引導眾生，哪里有滅度呢？只是我們的業障重而見不到佛。

遠老法師認為，《法華經》有兩種，一種是一乘因果經，佛在一乘淨土對一乘大菩薩講，我們現在聽到的這本是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。我們多數都是聽人講《法華經》而明白，人聽天龍八部眾講《法華經》則比較少，天龍八部眾則可以聽人講《法華經》，我現在在這裏講，即使有八部眾來聽，我們也不知道，因為我們看不到。無論是人，還是天龍八部聽到這《法華經》，無論是佛在世，還是在佛滅後聽到《法華經》，只要能夠隨喜，都得到授記。我們不要以為只有佛世時的弟子才幸運地得到佛授記，不要以為我們這些在佛滅後的弟子就沒有機會。我們現在聽到《法華經》，能瞭解隨喜，所得的利益是平等的，與佛世時的弟子是沒有分別的，所以，我們不須自卑，我們一樣是那麼幸運。

這段是贊《法華經》高妙之處，能令人成佛。授記本來是屬於正宗分，前幾品講授記都是在正宗分，但這裏的授記放在流通分，因為佛的用意是獎勵佛滅後的弟子流通《法華經》，主要是為佛滅後的弟子授記，所以屬於流通分。

“若復有人，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，於此

經卷敬視如佛，種種供養，華香瓔珞，末香塗香燒香，繒蓋幢幡衣服伎樂，乃至合掌恭敬。藥王當念是諸人等，已曾供養千萬億佛，於諸佛所，成就大願，愍眾生故，化生人間。

“受持”是信受、接受，信佛所說，接受佛所說，就是“受”。信受之後，持之以恆。“持”是執持，不放棄，不捨棄，不扔掉。我們拿著東西時，如果打瞌睡，手一松，就會扔掉東西；如果很懶散，也容易把東西扔掉。所以，我們要抓緊不放鬆，時常都要受持。

“讀”是對著經典來讀，“誦”是已經讀熟，能背誦出來。“解說”是講解經中的內容和意思，有些人讀誦後不明白，經人講解就能明白。“書寫”是抄寫經書。古時印刷術很落後，最初時用針在貝葉上刺字，後來在竹、木板、石頭刻字，發明紙筆就改為書寫。以前要流通經典很辛苦，有人發心抄經，抄寫出來送給人，甚至用血來寫經，以血為墨，表示恭敬，犧牲自我來寫經。現在印刷術很發達，印書很容易，不用抄得那樣辛苦了。

不一定要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全本《法華經》，即使是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其中的一偈，只要是能明白，有恭敬心，恭敬這部《法華經》就如恭敬佛一樣，並且對此經作種種供養，用花，用香，用瓔珞來供養，“末香塗香燒香”，“末香”是香粉，“塗香”是塗上香來供養，“燒香”是點燃檀香，這些都是清潔的東西。還用“繒蓋幢幡”，用“衣服伎樂”來供養。印度人喜歡在很盛大的集會表演一些伎藝，演奏動聽的音樂，令場面熱鬧些。總之，他們用自己認為最難得，最好，最喜歡的東西來做供養品。

前面說過，供養不一定要用物質，合掌表示身恭敬，也是供養，恭敬是心供養，用恭敬心來供養，身口意都恭敬，都是供養，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是法供養，

是最好的供養，其他用“華香瓔珞，末香塗香燒香，繒蓋幢幡，衣服伎樂”只不過附帶而說，因為印度風俗喜歡用這些來供養。

舊本是“當知是諸人等”，遠老法師改為“當念是諸人等”，因為只是知還未夠，應作如此觀念才對。佛要藥王菩薩作出甚麼觀念呢？佛對藥王菩薩說：你應當這樣想，這些做流通工作的人，曾經供養了千萬億佛。因為佛是無量無數的，無量劫以來，過去有無量佛，現在十方無量世界也有無量佛。這些人在無量佛所，在佛的面前，凡有佛成道，他們都去親近佛，聽佛說法，依法修行，助佛弘化，教化眾生。“成就大願”，成就了大志願，成就了很多大功德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，利益眾生的願力已經成就具足。現在，他為了憐憫眾生，憐憫那些本師釋迦佛曾教化過而退心墮落的菩薩，而“化生人間”，示現來人間，來教化這些人。

佛要藥王菩薩，也是要我們作這種觀念。這表示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困難，因為《法華經》講開權，把以前所說的三乘開除，唯有一乘法，那些三乘人會來反對，不容易流通。如果你不是有大願力的菩薩就很難應付，甚至會灰心、退心。只有大力量的菩薩才能承擔這個責任。那些“成就大願”的菩薩就有力量，有神通力來化生人間，又有忍辱力和智慧力，知道眾生的根機，知道用不同的方法來教化不同的人。

佛要我們這樣想：所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全部都是大菩薩示現的，全部都是供養過諸佛，善根成熟，具足功德，只是為憐憫眾生，所以來生人間，做流通工作。也即是說，做流通工作的人，就是那些未曾墮落的菩薩，他們來引導那些退墮的菩薩，令退墮的菩薩恢復一乘。

有些人也許會想：他們既然是成就大願的大菩薩，為潛念眾生而化生人間，

為何只做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這麼少的工作？

其實，這些工作已經是不少的了，因為我們這些眾生五濁重，根機劣，程度淺，菩薩做工作只能應眾生機來做，對劣機的眾生，做這些工作就可以了，菩薩用這種工作來影響我們，引導我們。

或者有人會說：這麼多人受持讀誦《法華經》，難道說這麼多人都是成就大願的大菩薩？未必吧？

但我們作此觀念是不要緊的，即使其中有些人不是大菩薩，也沒有問題，我尊重你，你也尊重我，這樣就容易做流通工作，只有益處，沒有害處，若把別人全都當成壞人才有害處。如果把別人當作菩薩，你恭敬我，我恭敬你，你受我的影響，我也受你的影響，你教導我，我教導你，這就更好了，大家的功德都會增長，對做流通工作有很大的幫助。

妙音菩薩品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都有講菩薩示現長者、宰官、婦女、童男童女、天龍八部等各種身份，我不知你是不是示現的，你也不知我是不是示現的。不過，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，我不是示現的，如果我是示現，就會很熱心地工作，但我卻不夠熱心，因為我的獨覺根性太重。

“藥王，若有人問：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？應示是諸人等，於未來世必得作佛。”

佛對藥王菩薩說：藥王，如果有人問：那一類的眾生，在將來世一定會成佛的呢？你應當這樣回答：那些聞《法華經》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的人，在將來世一定會成佛。

“是諸人等”是指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，做流通工作的人，他們是一乘法師，是宣傳一乘佛法的人，是用一乘法利益眾生的人。這一類人有兩種：

一種是“成就大願，愍眾生故，化生人間”的大菩薩，另一種是受大菩薩教化的人。也即是說，有兩種菩薩：一種是資格很深的大菩薩，一種是資格淺的菩薩，他們同樣做流通工作，同樣都會成佛。

有些人不領解佛意，以為“是諸人等”，一定是指那些“成就大願，潛眾生故，化生人間”的大菩薩，才有資格“必得作佛”，我們這些被教化的人，哪有可能於未來世作佛呢？

這樣想就錯了，其實我們體會一下佛意就知道，“是諸人等”，主要是指那些所化的人。那些大菩薩當然是“必得作佛”，無須多講。而那些受化者，得到大菩薩的教化，信受《法華經》之後，就會去做流通工作。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種下了一乘的種子，有條件，有因緣，將來就會成佛。佛的意思，是為了獎勵流通。

同時，我們也要知道，我們這個時代，能讀到《法華經》，大家不要以為這很簡單，其實是有宿世因緣。在化城喻品佛說過，未來世的三乘弟子都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菩薩（也即是我們的本師釋迦佛）教化過的。雖然我們沒有專門學習三乘，但也有向佛的心，有求佛的心，也算是受過第十六沙彌菩薩的教化，只不過我們退心墮落。我們無論墮在何種地方，或墮在人趣，或墮在其他趣，釋迦佛一直都在用種種方式引導我們。所以，這個因緣是從過去十六沙彌菩薩那裏得來的，還有從親近四萬億佛而得來的，並非現在偶然而遇到《法華經》。我們試想想，千千萬萬人當中，有多少人能遇到《法華經》？遇到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又有多少人能正解《法華經》？因此，這不是小因緣，這個因緣很深遠，很長遠，並非很淺近，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現在我們遇到有菩薩來教化，遇到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來教化，我們做讀

誦受持的工作，不是今天才開始的，而是有相續性，接續以前退心而停止了的工作。就如一項工程遇到障礙，突然停頓下來，後來再繼續施工，樓房就能建成。我們現在受持《法華經》並不是開始，而是相續。

我們還要知道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那些“成就大願，潛眾生故，化生人間”的大菩薩，也同佛一樣，都是為令眾生恢復一乘菩薩的願力，恢復一乘菩薩的志願，繼續他們的工作，所以就示現來這個世界，引導他們，首先消除他們的五濁障，令他們的善根成熟，就告訴他們：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，要恢復一乘菩提心，以前所講的三乘都是方便的。

佛志在有機會說這些話，志在有機會開權顯實。那些大菩薩是助佛揚化，宗旨和目的都和釋迦佛一樣，沒有半點不同。所以，大菩薩也是志在我們接駁以前的因緣，令我們將來必定成佛，所以才來化生人間。我們若能接受佛菩薩的教化，能恢復一乘志願，當然是“於未來世必得作佛”。這點道理我們要知道，不要把佛所講的這些好處推給“成就大願”的大菩薩，以為我們沒有這份好處，這就辜負了佛的好意。

“何以故？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法華經乃至一句，受持讀誦，解說書寫，種種供養經卷，華香瓔珞，末香塗香燒香，繒蓋幢幡，衣服伎樂，合掌恭敬，是人甚為稀有，一切世間所應瞻奉，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。當念此人是大菩薩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哀愍眾生，願生此間，廣演分別妙法華經，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。藥王，當念是人，願舍清淨業報，於我滅度後，愍眾生故，生於惡世，廣演此經。”

這一段是解釋“是諸人等，於未來世必得作佛”這一句，所以用“何以故”

來再解釋一下，講明理由。

“善男子善女人”，即一般普通人，以為自己是凡夫，其實他們早已有善根。他們遇到《法華經》，遇到有人教化，於是就瞭解信受，不用很多，即使是一句一偈也好，能有信受心接受它，然後持之以恆，執持不舍，經常讀誦，一方面是為了自己溫習，一方面思維，把經義融會貫通，用來做自己鏡子，照看自己有沒有按佛法來做。我們要以佛所說的法來做自己實行的途徑，做自己修行的門徑。

我們要知道讀經的意思，有人以為在佛前讀經是讀給佛聽，其實，我們讀經不是讀給佛聽，經典是佛說的，何須要我們讀給佛聽呢？我們讀經或默念，只是為了讀熟一些，讓自己溫習思維經義，或者是讀給人聽，天龍八部眾也可以聽。有善根的人聽了覺得很好，很有道理，他就會很開心，他就會想：他這樣勤奮讀誦，一定有好處的，我也要拿來讀一下。這樣就能利他，對人或對天龍八部眾都有些影響，能令人發心讀經。

“解說書寫”也是做流通的工作，前面說過，不一定要在講壇上講述才是一乘法師，只要你能受持讀誦，解說書寫，隨喜等，你有流通的意思，有影響他人的意思，能尊敬法，以法為師，你就是一乘法師，就是流通工作者。

或者用“種種供養經卷”，因為敬法如敬佛，法所在之處，即是佛所在之處，所以他們要用種種供養來供養經卷。這裏所講的供養，是用印度普通人的習慣，認為這些是最好的，花是最美麗的，香可以清潔空氣，瓔珞是裝飾品，人人都喜歡花，喜歡香，喜歡瓔珞，所以用“華香瓔珞”來供養。

有些人燒香，隨便燒一些沒有香氣又多煙的香，這是沒有意思的，點有香氣的香，是為了令空氣清新，不混濁。有些人很糊塗，知道鬼神需要香，就以為

香也是佛菩薩的食糧，這是譏謗佛，有罪過了。佛怎會受用世間的東西呢？不過是人們沒有好東西供養佛菩薩，就找些事去做，自己的心認為這些香是好東西，就用來供養佛菩薩，其實是自己欺騙自己，佛菩薩是不需受用世間這些東西的，如果你以為佛菩薩一定受用這些東西就錯了。

“繒蓋幢幡，衣服伎樂”這些都是世間人認為好的東西，人們認為那樣好就用那樣東西去供養，其實最重要的是法供養。我們去瞭解，去宣傳，這就是法供養，“合掌恭敬”也是供養。

這樣流通經典，“是人甚為稀有”，這樣恭敬法的人非常難得，非常稀有，應當為“一切世間所應瞻奉”。“瞻”是瞻仰，“奉”是承事。他若能恭敬到極點，能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就是一乘菩薩，所以我們應當瞻仰他，承事他。那些“成就大願”的大菩薩來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也應當受到我們的尊重。那些大菩薩是被尊重者，是所尊重者，而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是能尊重者，是受化者，他們學菩薩那樣，做流通的工作，也受持讀誦，解說書寫，作種種供養，所以，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也應該受到別人的尊重。大家都專門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互相尊敬，這是敬法，人與法有關係，因為敬法所以敬人。

我們還要“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”，把這些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一乘法師當作佛來供養，像供養佛那樣供養一乘法師。人們平時用花用香用齋菜來供養佛，這不算供養，這只是自我安慰，只是做些形式，只是供養佛像。我們這些劣根性的人，沒有一個對像，就好像很空泛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總要供奉佛像，以為拜佛像就是拜佛。這樣拜佛雖然有些副作用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，對一些根鈍的人來講，也有一些好處。所以，我們不能講完全不需供養佛像，而是要看情形來講。

這裏講的是供養佛，不是供養佛像。如果你不認識佛的意思，不知佛的宗旨，不知法的道理，無論你怎樣拜，怎樣供奉，都是供養不了佛。只有明白道理，尊敬佛的功德，知道佛的意趣，依著佛的意趣去做，這樣才謂之法供養，才是真正的供佛。

我們還應該作此觀念，應該這樣想：“當念此人是大菩薩。”這個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就是大菩薩。這個大菩薩行菩薩道，宣傳佛法，流通經典，這就是成佛之因，將來必定成佛。他的志願是一乘佛道，以一乘菩薩行為因，將來成一乘佛為果。他既然有一乘因，將來就是一乘佛，就是未來佛。所以，我們“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”是沒有錯的，供養他，即是供養未來佛。釋迦佛是現在佛，迦葉佛等是過去佛，彌勒佛是未來佛，做流通工作的人，也是未來佛。

有的人覺得：做流通工作的人，都是菩薩，都是法師，都是未來佛，這好像是很誇張，那麼小的因，得這麼大的果，真是難信難解。

以前遠老法師說過一個譬喻：“螞蟥叮著螺絲腿，你上天時我上天。”螞蟥指田裏的一種蟲，螺絲腿是白鶴的腳，白鶴站在田裏找東西吃，螞蟥爬上去纏繞著它的腳，一橫一橫的好像螺絲。白鶴飛上天的時候，帶著螞蟥一起飛上天。螞蟥本來不會飛，但它借著白鶴的力量而飛上天，這是借力。

這個譬喻說明，我們本來沒有那麼大的功德，但憑著《法華經》的力量，憑著一乘的尊貴，憑著一乘佛不可思議的功德，所以就能得到大利益。我們的功德雖然不夠大，但也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得聞《法華經》。我們既然得聞《法華經》，又去做流通工作，功德已經是不可思議，再借著三寶的力量，佛菩薩的力量，《法華經》的力量，所以就有大功德，這不算希奇，也可以講得通。

因此，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將來必定“成就阿耨多羅三藐

三菩提”，即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得到最圓滿佛果功德。這個人是“哀湑眾生，願生此間”。“此間”是五濁惡世，是娑婆世界。他或者是菩薩示現，所謂“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”，或生天上，或生鬼道也說不定，以我們人類來講，“此間”是人間。他“哀愍”我們這些退心墮落的菩薩，就生來人間教化我們。那些“成就大願”的菩薩是非墮落菩薩，我們這些退了心，墮落六道的凡夫，是退心墮落的菩薩，沒墮落的菩薩引導退墮的菩薩，就為他們“廣演分別妙法華經”，他們用種種方式，種種言辭去分析，令大家瞭解佛的宗旨，就是“廣演分別”。

“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”，你只是做一種工作，也值得一切世間之所尊重，也即是受持讀誦，解說書寫，種種供養，隨便做其中的一種工作，甚至只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一句一偈，一念隨喜，都應為世間所尊重，都得到這樣大的功德，“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”，何況你能全部受持讀誦，解說書寫，作種種供養，做很多工作呢？“況”是比況和比較，以多況少，以勝況劣。

其實，不一定要做很多，或讀很多，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是屬於一乘菩薩的工作，隨便做多做少，只要你有認識，功德都不可思議。其他三乘經，最重要的是理解，《法華經》最重要的是信願，因為一乘的因果，“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”，要生到一乘淨土，親見本師釋迦牟尼佛才能聽到，才能明白，現在只是給你一個一乘的消息，告訴你：你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你將來要成佛，只有一乘佛才究竟圓滿，三乘都是佛所施設的方便。所以，《法華經》只是要我們培養這個信願，不是在訓練智慧的理解。《大般若經》是訓練智慧，三乘的四諦十二因緣法也是鍛煉智慧，但佛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佛所教化的弟子，經過修四諦十二因緣乃至六波羅密多，他們已經是智慧成就了，但他們不知自己是一乘菩薩，

所以佛要開權顯實，告訴他們，唯有成佛才究竟圓滿，其他三乘權教，雖然有果可證，也是佛的方便施設，要他們深信一乘，發心“盡行諸佛無量道法”，要他們勇猛精進，將來要成佛。這是《法華經》的宗旨，這些道理，有些人覺得很難信難解，但我們為了信本師起見，就只有信佛所說，我們這樣信，就可以恢復一乘菩薩道。

佛還教我們作此觀念：“當念是人，願舍清淨業報，於我滅後，愍眾生故，生於惡世，廣演此經。”

這一類做流通工作的人，他有很大的清淨功德，本來可以生在佛的淨土中，這是清淨的業報。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受種種苦，這是煩惱業報，是污穢業報，是惡濁業報。而那些大菩薩發願捨棄清淨業報，示現來到人間，甚至有些菩薩示現成普通人，別人根本看不出。不過，他有一種力量，能影響別人，引導別人。他捨棄清淨業報，也可以說是為一乘而犧牲。這些大菩薩在我釋迦佛滅度之後，為了憐憫眾生，為了令退心的菩薩恢復一乘道，所以，就生於五濁惡世，流通《法華經》。我們這個世間，充滿煩惱，充滿種種不清淨和不如意的事，所以叫“惡世”。

這些大菩薩來到這個世間，引導那些退心的菩薩回復一乘的本位，令他們繼續前進，所以，大菩薩寧願犧牲自己在淨土的享受，自願來到這個苦難的世間。因為他是自己發心而來，所以，他在苦難的世間也不會覺得痛苦。

“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我滅度後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，當念是人，則如來使，如來所遣，行如來事，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。”

這一段繼續說流通的利益。無論他是甚麼乘，只要他發菩提心，有心向佛，

有心求進步，他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在佛滅度之後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有機會聽到《法華經》，知道自己將來會成佛，生起歡喜心，覺得自己領解了，得到好處，也應當對其他人講解《法華經》。但對別人講的時候，要觀機，有些人不合機緣，如果你在大庭廣眾講，那些不信的人就會譏謗和反對，這反而令他造罪過。如果你看見某人很純善，很柔和，就可以偷偷地對他講了，或是在他耳邊小聲講，或是在一邊單獨對他說。“竊”是私下說，偷偷地對某一人說，不是在大庭廣眾說，說的時候，不一定要講很多，即使講一句也有效果。

佛要我們把這個善男子善女人，想像是如來的使者，是如來所派遣的，“使”和“遣”是一樣的。這個人所做的都是作佛事。“行”即是做，“行如來事”即是做佛事，為他人說一句《法華經》就是做佛事。佛只說這樣做是佛事，沒有說其他的是佛事，如果不是宣傳佛法，不是按佛的意旨來對他人說，所說的不合佛意，則不是“行如來事”。

私下為人說一句《法華經》尚且是行如來事，“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”，何況能在大眾之中詳細為人解說呢，這就更加好，更加是行如來事，更加是作大佛事。

佛為何要派遣菩薩來講呢？佛自己講豈不更好？這是因為佛示現是要做很多工作，連菩薩的因行，從頭到尾都要示現，不是很簡單的。佛為了急於應機起見，就派遣那些成就大願的菩薩應眾生機，有時菩薩與這些眾生有緣，所以就派遣這些菩薩來教化眾生。雖然他所示現的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有時普普通通的人更加能影響他人，所謂良師不如益友，良師當然是很好，但有時益友更加好，更加親切，更加有利益，更加有好處。我們有機會見佛當然是好，見到菩薩也非常好，或者菩薩的示現，所用的方法，更加適合引導我們，所以，菩薩就示現來教

化我們。

這段經文表示，一乘法非常可貴，要弘揚非常困難，不是很容易的事。菩薩能弘揚一乘法，一定是如來的使者。菩薩之所以出現世間，用意與佛是一樣的，都是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。

“藥王，若有惡人以不善心，於一劫中現於佛前，常毀罵佛，其罪尚輕。若人以一惡言，毀訾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，其罪甚重。若贊佛一劫，不如贊法師一句功德多。”

這裏用比較的方式來說明。“若有惡人”，這個惡人是罵佛的惡人，算是比較惡，佛也敢罵，他當然不會是佛教徒，佛教徒是不會罵佛的。無論是三乘或一乘的佛教徒，有一念向佛的心，都不會罵佛，一定是不信佛的人才會罵佛。

“不善”即是惡，“不善心”是嗔恨心、妒忌心，就如有些婆羅門，很妒忌釋迦佛，指著釋迦佛來罵，甚至用種種方法陷害釋迦佛。由於他們的身口意都不善，不知善惡，不信因果，所以才會做謗佛毀法的事。其實他們罵佛毀佛，對於佛來說，都沒有關係，並不能傷害佛，無論他們怎樣罵佛，怎樣害佛，佛也無動於衷。佛示現的肉體，是教化眾生的工具，他們毀不了佛，罵不到佛。不過，這些毀罵佛的人當然是有罪過，就算是罵一句也有罪。

這裏說“於一劫中現於佛前，常毀罵佛。”劫 4 的計算有多種，一般說：假定由八萬四千歲，平均一百年減一歲，減到十歲，又再由十歲，平均一百年加一歲，加到八萬四千歲，一增一減，叫一個小劫。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，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。所以，一劫的時間很長很長，這個惡人還要在佛前，常常不停口地罵佛。其實這只是假設，世間上哪有這麼長壽的人，哪有這麼好氣魄的人。

佛有大功德，罵佛一句也有很重的罪過，何況罵佛一劫那麼長的時間呢，

可見這個惡人的罪是很重的，但這裏經文說“其罪尚輕”，說這惡人的罪尚且很輕，不算重。怎樣才算重呢？如果有人用一惡言，毀罵讀誦《法華經》的在家或出家的人，他的罪就很重。

這個人不喜歡一乘法，聽見別人讀《法華經》，他就生起嗔恨心，毀罵讀經人。他用惡毒的語言，用噁心發出惡言，即使不是罵很多，只罵一句半句，或一個音聲，一個字眼，一個詞語，都算是“一惡言”。“毀訾”是用惡言毀謗讀經人，破壞讀經人。毀訾讀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即使是罵一句，他的罪比罵佛一劫的罪更大。因為他毀訾讀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就是毀謗一乘法師，也等於毀謗一乘法。他由於不信《法華經》的緣故，所以，連讀《法華經》的人也憎恨。不是因為別人有過失，不是因為別人對不起他，而是因為別人弘揚《法華經》，所以，他要毀謗讀經人。

這個毀謗讀《法華經》的人與前面的惡人不同，前面罵佛的惡人不是佛教徒，而這個罵讀經的人，是佛教徒，他只是不信《法華經》，他或者是信三乘。如今的中國佛教徒不會說：我是修聲聞乘，我是修緣覺乘，我是修六波羅密多。中國大多數佛教徒，都只是吃素拜佛，唱唱念念，不知是甚麼乘。總之，無論他是不是三乘人，當他聽到三乘是方便不圓滿，《法華經》才究竟圓滿，他就會毀謗，他們毀謗一乘法師的目的，是在於毀謗《法華經》，是為法而罵人，所以，他們的罪過就大了。但我們也不要自以為讀一下《法華經》就很了不起，不可以被人罵。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。

有人認為：佛的功德那麼大，而你們讀《法華經》的人只是普通人，又怎會罵佛一劫的罪輕，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重於罵佛一劫呢？這個道理，普通人是很難明白的，其實它的理由是在法那裏，不是在人那裏。

有古德這樣解釋：佛大慈大悲，有大忍辱力，無論你怎樣罵佛，甚至打佛，佛也無動於衷，只是等於罵虛空，打虛空，沒有相干，這對於佛來講，一點影響也沒有。所以，你罵佛反而不要緊。但法師是人，他的忍辱力不夠大，聽見你罵人，他的心就很難過，就會退心不想弘法，怕被人罵。古人說：甯動千缸水，莫動道人心。動一千缸的水也沒有相干，但動了修道人的心，傷害了法師，令他退心，就有很大的罪過。這種解釋似是而非，好像解得通，但其實我們按照佛所說出來的意思，體會佛的意思，體會經文的意思，就知道這種講法不對。

經中的意旨顯示出一乘法非常重要，非常尊貴，因為它的價值最高，超過權教的三乘法。所以，為了尊重法，我們要尊重人。前面講的“常毀罵佛”，不是毀罵一乘佛，是毀罵權教佛，毀罵權教佛一劫的罪過小於毀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過，毀罵一乘法師等於毀罵一乘法，會“破法墮惡道”。

我們還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《法華經》的尊貴，例如你打碎一件很粗的東西，打碎瓦花盆，損失不大，不會覺得很可惜，但打碎一件無價寶，打碎玉花盆，損失就很大，就會覺得很可惜。權教和實教的距離很大，所以，你罵權教佛一劫的罪尚輕，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更重，這表示佛非常尊重一乘法。如果我們依人去解釋，或不分開權實來解釋，這個道理是解不通的。

若有人於一劫中贊佛，“不如贊法師一句功德多。”按照上文來講，也即是在佛前常讚歎佛，其功德尚少，如果你讚歎一乘法師一句，功德就甚多。這也要用權實來比較，權教佛的功德與一乘佛的功德是相差很遠，所以，就算你贊權教佛一劫的功德，比不上贊流通一乘法的法師一句的功德多。

這個贊一乘法師的人，一定要認識《法華經》的尊貴，認識《法華經》的好處，認識到釋迦佛的意旨是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，認識到這個法師確實是

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，值得尊敬，這才是贊一乘法師的功德，否則的話，隨便空泛地說幾句是贊不到一乘法師，更贊不到一乘法。如果覺得那個人待人接物非常好而讚歎他，與一乘法無關，這也不是贊一乘法師。所以，毀和贊，都是要把一乘連起來講，離開一乘法來講，價值就不同了。你若能認識《法華經》，這是一種功德，若能贊一乘法，贊一乘法師，這也是一乘功德。

讀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一定要對權教實教的界限認識清楚。你無論做那種人，都要有那種人的觀念，有那種人的認識，如做三乘人，就要有三乘人的認識，做聲聞人，就有聲聞人的認識，即使是世間普通人，教育界的人要有教育界的認識，醫學界要有醫學界的認識。我們做一乘人要有一乘人的認識，我們流通《法華經》，贊一乘法師，要有《法華經》的認識，這才是贊法贊一乘法師。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，否則就會以為經文有矛盾，道理不通，哪里有贊佛一劫都不及贊法師一句功德多的道理，以為佛講錯。這樣的話，毀了法，作了罪，自己也不知道。

這段經文屬於贊法流通，先講法師的功德來幫助流通，獎勵流通，說明一乘法師可贊不可毀。

“藥王，其有讀誦法華經者，當念是人，以佛莊嚴而自莊嚴，則為如來肩所荷擔，其所至方，應隨向禮，一心合掌，恭敬供養，尊重讚歎，華香瓔珞，末香塗香燒香，繒蓋幢幡，衣服肴饌，作諸伎樂，人中上供而供養之。若諸天人應持天寶而以散之，天上寶聚應以奉獻。所以者何？是人歡喜說法，須臾聞之，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”

佛在這裏繼續對藥王菩薩說，其實是對我們這些後世眾生說：凡有讀誦《法

華經》的人，你就應該想像這個人，是“以佛莊嚴而自莊嚴”。佛的莊嚴是最高的莊嚴，最上的莊嚴，最圓滿的莊嚴，也即是以佛的功德來莊嚴，因為做流通工作的人，即是行菩薩道，做成佛的因，就是佛功德。他們既然以佛功德來莊嚴自己，同時也就受到諸佛之所愛護，所以，“則為如來肩所荷擔”，佛愛護這些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愛護到用肩膀來擔著他，就如做父親的讓兒女騎在自己的肩上。這表示你若能體會佛意來做佛所期望的工作，佛就會愛護你，佛因為愛護法所以愛護人，這也不離開法。

佛還教我們：“其所至方，應隨向禮。”那個一乘法師，那個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去到那裏，你就應當向那個方向禮拜他，他去到南方，你就向南方禮拜他，他去北方，你就向北方禮拜他，總之是隨著方向禮拜他，這表示敬法，不是恭敬人，不過，那個人去弘法，就因法敬人。

我們還要“一心合掌”，表示恭敬到極，誠心誠意合掌當胸，表示三業恭敬。恭敬就是供養，不一定要用甚麼東西才叫供養。還要“尊重讚歎”，由於深深尊重，就表現於口，所謂誠於中形於外，自然流露出來，口說出讚歎的話語。這是三業恭敬，口讚歎是口業恭敬，一心合掌當胸表示專一，是心恭敬，也即是意業恭敬，禮拜是身恭敬。還要用種種供養，用他們習慣的供養品，用“華香瓔珞，末香塗香燒香，繒蓋幢幡，衣服肴饌，作諸伎樂”，用這些他們認為最好最上的供養品來供養一乘法師。因為示現做人，所以就用人類之中最上等的東西來供養。我們凡是送禮，也是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拿去送給別人。供養法師，恭敬法師，當然是用自己認為最好最上等的東西，不會拿一些不好的，自己用不著的拿去供養，如果是恭敬到極點，就會用自己心所喜歡的東西來供養。

佛不但教人怎樣去恭敬一乘法師，還教天人怎樣去供養一乘法師：“若諸

天人，應持天寶而以散之。”如果天人看到流通《法華經》的法師，就應該把天上的寶物散下來。天上寶物勝於人間的寶物，如天女散花那樣散下來，表示供養。

“天上寶聚應以奉獻”，天上的寶物堆在一起就是“寶聚”，天上的寶聚應該奉獻給一乘法師，表示天人的敬心。

“所以者何？”是甚麼理由呢？為何要教你們和天人這樣供養恭敬呢？因為“是人歡喜說法，須臾聞之，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”因為這個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他也是為了愛法敬法起見，也是為了眾生恢復一乘菩薩道起見，所以他是自動以歡喜心來流通《法華經》。你遇到這麼好的機會，聽到他講《法華經》，就算是聽一會兒，將來也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將來也會成佛。所以，我們應當供養一乘法師。

這段文教我們供養一乘法寶，供養一乘僧寶，供養一乘佛寶，也即是供養一乘三寶，法在即佛在，僧在即佛在，這是屬於獎勵流通。

以下是重頌，偈頌裏重複長行的意思叫重頌，不按長行次序的叫超頌，長行沒有的叫補頌，或叫孤起頌。

“若欲住佛道，成就自然智，常當勤供養，受持法華者。”

這佛道是講一乘佛道，有因有果，從因至果，修一乘菩薩的因行。所謂“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”“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”這些就是一乘菩薩的因行，諸佛無量智慧，無量知見，無量三昧，無量無礙，無量力，無量無所畏，這些是一乘佛果功德，這佛道包括從因至果的功德。“住佛道”是安住於一乘的佛道，你想行一乘菩薩道，想成佛。“欲”是志願，你志願修一乘菩薩道，就叫“住佛道”。

既然安住一乘菩薩道來希求成佛，即是希望求自然智。“自然智”是佛果

的功德，佛果的智慧。我們平常人以為無緣無故而得來的，就是自然。其實，這裏說的“自然智”不是無緣無故而得來的，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才得到，當成就的時候，就是自然的。如大通智勝佛，“十劫坐道場”，然後功行圓滿成熟時，就“自然成佛道”，這自然是講水到渠成，如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是果熟蒂落的那種自然，是經過一番因緣而得來的，不是無緣無故而得來。功德圓滿就自然成佛，經過無量劫的行菩薩道，功行圓滿了，就得到這種自然智，也即是下面所講的一切種智，也是一乘佛的後得智，又叫無師智，其他知識可由人教導而得到，但這種無師智是沒有人教而得到的。

如果我們想成佛，就“常當勤供養，受持法華者”，就應當常常供養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因為他有流通功德。大家常常講供養佛，供養法，供養僧，供養三寶，但這裏偏重於叫我們供養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所以是獎勵流通。這裏說的受持，包括了讀誦、解說、書寫等種種工作，因為偈頌被字數所限，所以只講了受持。我們應當常常供養做種種流通《法華經》工作的一乘法師。

“其有欲疾得，一切種智慧，當受持是經，並供養持者。”

“疾”是快速。其實成佛不可能快速，不像現在有的學校辦的速成班，而是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，實教佛更要經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才能成佛，怎可能快速成佛呢？密宗所講即身成佛，其實是沒有這個理由的。只不過，你摸到門路，走上正路，不走彎路，就等於快了，就如下麵經文所說，挖井時挖到濕泥土，就很快有水了，但在乾燥高原上打井，就距離水源很遠。我們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向著一乘佛道前行，就不會走歪路，如果與正道背道而馳，就會越走越遠。

你若想快些成佛，快些得一切種智慧，就應當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並且供養受

持《法華經》的人。

成佛才能得一切種智，一切法的種類，包羅萬象，千差萬別，全部都能透徹通達，都能一一明瞭，都能清清楚楚，就叫一切種智。一切智是總的智慧，通達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智。知道眾生的種種根性，知道用甚麼方法去教化眾生，這叫道種智。

“若有能受持，妙法華經者，當念佛所使，愍念諸眾生。”

這是超頌，內容與長行一樣，只是次序不同，長行遲講，這裏先講。如果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你就要想像他是佛所派遣的，是佛的使者，但他又是自動發心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因為他“愍念諸眾生”，是自願的，不是佛強迫他來，是他自動憐憫眾生的苦惱，憐憫那些退心的菩薩，所以他來教化眾生。

“諸有能受持，妙法華經者，舍於清淨土，潛眾故生此。”

凡是有受持讀誦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你就要這樣想像他是捨棄清淨國土，離開佛土，或者是隱去他清淨莊嚴身，來到這個惡世，潛念苦難的眾生。

“當念是人，自在所欲生，能於此惡世，廣說無上法。”

我們應當想像這個人，是“自在所欲生”。自在者，不是指我們這些業報的眾生，我們這些業報的眾生是煩惱業所驅使，是業報所感而來，我們這個身體，受種種痛苦，不是自己自願的，也不是清淨業報，所以不能自在。那些大菩薩，他們是自願的，自願舍清淨樂土，為潛眾生而來，是乘願而來，因願力而來，所以是“自在所欲生”。“欲”即是自願，不是佛勉強他，也不是業報所感，他們為度眾生而來，為令他們恢復一乘道而來，生到這個惡世，能在惡劣的世界“廣說無上法”，也即是廣說《法華經》。

“應以天華香，及天寶衣服，天上妙寶聚，供養說法者。”

我們既然把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想像為佛的使者，想像他是乘願而來，我們就應當恭敬供養他。天人應當用香華和天華，或者用天寶衣服，用天上最好最妙的寶聚來供養說法的人。天衣很輕很華麗，所謂天衣無縫，用來供養說法者是最好不過。

“吾滅後惡世，能持是經者，當合掌禮敬，如供養世尊。”

我釋迦佛滅度後的五濁惡世中，世間越來越惡劣，眾生的業障越來越重，現在的犯罪率越來越高，可知現在這世間是惡世。在這五濁惡世能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我們應當向他合掌禮敬，表示我們的殷重心。合掌表示恭敬殷重，所以，佛教的禮法不是世間的握手禮，而是合掌當胸。佛教最恭敬的禮是頂禮，合掌已經是一種禮敬，心敬已經是禮。

佛教導我們：要恭敬那些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我們要像供養佛那樣，供養一乘法師。世尊是佛，佛為一切世間出世間之最尊。你像供養究竟圓滿的佛那樣，供養一乘法師，你就會有大福德，有大功德。得福多少，在於你作的觀念，你的觀念認為，他流通《法華經》，是一乘法師，你是因尊重一乘法而供養他，你得到的福德就多。

“上饌眾甘美，及種種衣服，供養是佛子，冀得須臾聞。”

佛還教我們用上等的飲食，各種甘美的食品，以及用種種好的衣服供養那些佛子，供養那些菩薩。“饌”是肴饌，是飲食。總之你認為那樣好，就用那樣供養佛子。為甚麼要供養呢？是為了敬法愛法求法。“冀”是希冀、希望。作種種的物質供養，其實是以法為重，供養也是為了法，不是為了人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，目的只在乎聞法，在乎領解這個法。“須臾”是一會兒，很短的時間，即使是聽到一會兒，聽到一句也是好的。聽法的功德，聽法的價值是最高的。

“若能於後世，受持是經者，我遣在人中，行於如來事。”

如果在後世，在佛滅後的時代，有受持讀誦解說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你們應當想像這個人，是我釋迦如來派遣他在人中作佛事。

“若於一劫中，常懷不善心，作色而罵佛，獲無量重罪。”

假定在一劫這麼長的時間裏，心裏常懷著惡意，怒形於色毀謗佛。“不善心”是惡意，是不好的心態。“作色”是因嗔恨而板起臉，瞪著眼，臉色非常難看。佛有大功德，他罵佛當然會得無量的重罪。

“其有讀誦持，是法華經者，須臾加惡言，其罪復過彼。”

如果有人讀誦受持這部《法華經》，其他人用很短的時間，用一、兩句惡毒的語言罵這個受持者，他的罪過還大於罵佛一劫的罪過。

“有人求佛道，而於一劫中，合掌在我前，以無量偈贊，由是贊佛故，得無量功德。歎美持經者，其福復過彼。”

有人為了求佛道（這個佛道是權教佛道），在一劫那麼長的時間裏，在我釋迦佛前，一心合掌，非常恭敬，用無數的偈語，或無數的詩詞歌賦，用種種好文句來讚歎佛。他由於這樣贊佛，所以就得到無量的功德。即使是贊權教佛，也有很大功德，因為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成，也是很難得的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議。但這裏說，讚歎那些受持讀誦解說書寫《法華經》的人，讚歎一乘法師，他所得的功德，還超過贊佛一劫。因為這《法華經》才是真實的佛道，他流通《法華經》，令一乘法流傳世間，令退心菩薩恢復一乘菩薩道，所以他得福就多。

“於八十億劫，以最妙色聲，及與香味觸，供養持經者。如是供養已，若得須臾聞，則應自欣慶，我今獲大利。”

這是孤起頌，是補頌，長行沒有這些內容。假設有一個人，在八十億劫這麼長的時間裏，用最妙的色，用最妙的音樂，最妙的香，最好的味道，最好的食品，最妙的觸（觸是身所接觸的東西，有軟硬等感覺，例如：鞋、衣服、臥具等是屬於觸），也即是說，有人在八十劫這麼長的時間用最好的色聲香味觸五塵的物質，來供養持經者。這樣供養完之後，他就積集了很多供養的功德。以這些供養的功德，結果是即使聽到一會兒《法華經》，也能恢復一乘菩薩道，這樣就應該為自己欣慶，為自己慶倖，為自己高興，就如五百弟子受記品那個貧窮的人得到寶珠一樣，值得高興。他本來不窮，親友把很珍貴的如意寶珠綁在他的衣服裏，但他不知道，一直“為求衣食故，勤力求索，甚大艱難”，令自己很辛苦，很狼狽。親友遇到他，就怪責他愚癡，然後叫他把寶珠拿出來受用，“禮拜便可如意”。我們也是一樣，遇到《法華經》，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，恢復了一乘菩薩道，當然是應該“自欣慶”，因為“我今獲大利”，獲得大利益，得到好的大果報，將來就會成佛。

八十億劫種種的供養，這是物質供養。講解《法華經》是法供養，我們能夠聽到《法華經》，也是法供養。用很多物質的供養，功德都比不上作一會兒的法供養。不過，一般人只講求物質供養，只知物質供養的可貴，總不講求法供養，不知法供養的可貴。其實，只聽一會兒的《法華經》的利益，還大於在八十億劫用種種物質供養，由此可見，法供養和物質供養相差很遠，可惜世人顛倒，只知金銀財寶，不知法之可貴，多麼可憐啊！所以，大菩薩要來哀愍眾生。

“藥王今當知，我所說諸經，而於眾經中，法華最第一。”

佛前面所說的，都是贊法贊人，因法所以尊重其人，因其人所以得聞法，所以就要做種種的供養，種種的尊敬。佛在這裏叫藥王菩薩，以藥王菩薩做代表，

其實是要我們未來世的人應當知道，我釋迦佛過去講了很多經典，而在眾多的經典之中，以《法華經》為最第一。

如果以釋迦佛這一次的示現來講，佛四十九年所講的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所施設的三乘法，都屬於方便，只有最後所說的《法華經》才是真實。這裏所說的“最第一”不是第一次說，而是價值最第一。這是總讚歎，也即是說，佛說的所有經典之中，以《法華經》為根本，以《法華經》為依歸，以《法華經》為最殊勝和最尊貴。因為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能令弟子恢復一乘菩薩道，令弟子重做一乘人。

由於此經的殊勝，若恭敬此經，人的福德殊勝，智慧也殊勝。所以，“法華最第一”，超勝權教無量無數倍。

“爾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：我所說經典，無量千萬億，已說今說當說，而於其中，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。”

這段也是贊法，也講了佛的吩咐，流通此經要具足甚麼條件。佛再告訴藥王菩薩：我釋迦佛所說的經典，有無量千萬億那麼多。這些經典不是以一本一本來計算，因為佛所說的法門有無量無邊。“經典”者，是指佛所說的法門，佛用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種種言辭，宣說無量法門。佛所說的法，有些是過去已經說了，有些是現在說的，有些是當說的。佛過去已說的聲聞法、緣覺法、權教大乘法，都屬於三乘法。佛現在所說的是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當說是將來在一乘淨土所說的一乘因果經，而在佛所說的眾多經典中，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最為難信難解。因為，已說的三乘法，大家都信了，將來在一乘淨土說的一乘因果經的時候，大家的善根已經成熟，程度高了，就不會難信難解，單單只有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最為難信難解。

舍利弗稱為智慧第一，他也一直不肯信，一直都有很多疑惑，甚至懷疑佛是魔，舍利弗尚且難信，可見這部經是多麼難信難解。所以，譬喻品說：“汝舍利弗，尚於此經，以信得解，況余聲聞，其餘聲聞，信佛語故。”舍利弗這麼大智慧，都是以信得解，隨順佛語，隨順此經，是因信佛語，所以得解，其實不是瞭解事，不是瞭解理，是瞭解佛的意思，是志在令我們信一乘，志在令我們恢復一乘道，信佛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信我們本來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，也即是我們本師的弟子，信佛為我們授記，信我們將來會成佛。是這樣信佛語，不是信甚麼事實，不是信甚麼道理，那些道理，要等到生到一乘淨土，見到一乘佛，才有機會聽到，才能信一乘因果。

在方便品中，佛說了很多話，反反覆復都是在解釋舍利弗的疑惑，因為的確是很難信。佛說我們是大通智勝佛時代的一乘弟子，又說佛但為教化菩薩，“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”，“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”，這些話都是我們聽所未聽，多麼難信難解！那五千退席的人，就是聽到佛歎二智，聽到佛說“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，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”，一切三乘人都不能瞭解，他們已經覺得很難信。佛以前所說的，我們都能依著來修行，並且證了果，為何說我們不能知？沒有智慧瞭解呢？還說佛講三乘另有甚麼意趣。所以，五千人就覺得難信難解而退席。沒退席的三乘人，也覺得很難信，以前他們依著佛所說的三乘法來修行，得到利益，現在佛卻說三乘是方便施設的，不是真實的，這確是很難相信。我們後世的人，一點成績都沒有，佛卻為我們授記，還說只要聞《法華經》一偈一句，一念隨喜，將來都會成佛，這極為難信難解。

“藥王，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，不可分佈妄授與人，諸佛世尊之所守護，從昔以來未曾顯說，而此經者，如來現在，猶多

怨嫉，況滅度後。”

這段是解釋為何此經難信難解，因為“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”，是一切秘密中最重要的，佛成道數十年都不肯洩露，所以稱為秘密，本來佛沒有秘密，但因為眾生根機未成熟的時候，就要秘密守護。“藏”是寶藏，如金銀珠寶等寶藏。寶藏是譬喻，佛所說的無量法門是無量的寶藏，無量的寶藏已經打開，唯有法華經這個秘要之藏，從來沒有開過，這是因為難信難解而不敢開。方便品說，佛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，要令眾生都成佛，佛來到這個世間，是為了引導那些退墮的菩薩恢復一乘道。佛的意趣，一向不敢說，也從未顯露，未曾說明，所以是秘密。方便品還說：“未曾說汝等，當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說，說時未至故，今正是其時，決定說一乘。”沒講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之前，“從昔以來未曾顯說”，從來沒講過這些話，也即是未開寶藏。現在宣佈出來，公開了這個秘密，即是已經揭開了這個秘密藏，已經顯露地說。

這個“秘要之藏”，不但是釋迦佛的秘要之藏，而且是一切佛的秘要之藏，是一切“諸佛世尊之所守護”。因為釋迦佛以及一切十方諸佛，都是一樣，都是以此《法華經》為秘要之藏，所以教大家“不可分佈妄授與人”，也即是說，不要隨便去宣傳。因為這部《法華經》難信難解，你隨便跟他說，而他不信就會譏謗，由於譏謗的緣故，就自然有罪過，就與佛法背道而馳，與三寶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，與惡道越來越近。所以，佛在囑累品吩咐大家：“若有眾生，不信受者，當於如來餘深法中，示教利喜。”如果有眾生不能信受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不信自己是一乘菩薩，不信唯有一乘法是真實，不信三乘法是方便施設，我們就要用佛所教的其他甚深的大乘法教他們，為他們說般若波羅密多，就算是聲聞法、緣覺法，比起世間法也是深法，是解脫法，我們可以用三乘法來開示他，利

益他，令他得到解脫，令他得到歡喜。

雖然在法華會上，佛當說真實，從今以後“正直舍方便”，不講權法，最後說實法，但在弟子方面，眾生方面，他們有煩惱，有五濁，有時是要用三乘法，所以，佛教導我們，如果對那些不信一乘的，就要用其他三乘法“示教利喜”，不是要我們把三乘法全部扔掉，不過我們要知道甚麼是三乘法，我們不要把外道當作三乘法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如果要令別人信開權顯實法，就要用方法栽培他，引導他。佛那麼大智慧，那麼大功德，在開權顯實之前，也要做很多工作，用種種的善巧方便，數十年來都是為弟子說三乘，令弟子在三乘法中得到利益，得到解脫的效果，然後才告訴弟子：三乘是方便施設，最後才為弟子說《法華經》，可知多麼不容易。

這《法華經》是“諸佛世尊之所守護”，釋迦佛以及一切佛都守護著，未公開講之前，不敢隨便講，秘密守護著，講了之後，也叫大家“不可分佈妄授與人”，也即是譬喻品所說：“在所遊方，勿妄宣傳。”佛要我們小心，不要亂講，不要亂宣傳，不要隨便講，這也是“守護”。

佛“從昔以來未曾顯說”，“顯”是對密來講，密是秘密，顯是顯露、公開。佛一向都不敢公開，雖然佛在成道的菩提樹下，有對那些一乘大菩薩說過，在鹿野苑也對他方的菩薩說過一乘法，但那些三乘弟子卻是不聞不知，未有機緣聽一乘法，可知這是秘密，未曾顯說過，未曾公開過。

現在佛在方便品公開說，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佛“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，但為教化菩薩”，“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”。佛全部公開了，不信的人，就是“非菩薩，非佛弟子，非阿羅漢，非辟支佛”。這些話佛從未講過，現在明明白白公開講。

“而此經者，如來現在，猶多怨嫉，況滅度後。”而這本《法華經》，釋迦佛如今在世的時候，尚且都有很多反對者，有很多人嫉妒，如來在世也難於宣傳，難於公佈，何況佛滅度後就更加難了。

五千退席的人就是怨嫉的人，一聽到贊佛二智，一聽到“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”，他們已經反對，所以，他們終於都退席。因此，佛要我們不要妄授與人，不要隨便宣傳，就是這個理由。不過，我們也不要小心過頭，不要因為妄授與人會令人譏謗墮落而不去宣傳，這樣就沒有機會利益人，因為有些有善根的人，他們會信。有的人雖然初聽到會不信，但他繼續聽下去可能會覺得有佩服之處，因而信受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謹慎些，小心些，觀察那些比較善良的人，柔軟的人，可以嘗試為他講，如果他不信，就可以“於餘深法中，示教利喜”，用三乘法引導他，令他漸漸上進。

在中國佛教，講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多數是誤會了，講歪了，三乘法也很少人去修學，所流布的，大概都是變相了的，所以，我們愛法的人，就要認認真真地從正法中去研究。

“藥王當知，如來滅後，若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者，如來則為以衣覆之，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。是人有大信力，及志願力，諸善根力，當念是人與如來共宿，則為如來手摩其頭。”

這段是講佛愛法之至，由於愛法，法與人又有關係，所以，佛也要護念其人。如來滅度之後，要弘揚《法華經》是很困難的，那種難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因為佛本身那麼大的威德，佛在世自己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尚且也有反對者，何況佛滅後，人的根性淺薄，說法者遠遠不及佛的威德，所以，做流通工作是很

困難的，同時，哪個眾生有善根機緣，我們也不會觀察，也不知何時為適當的時候，因此，困難當然是多得很。但我們也不要怕困難多，不要驚恐過度，只要我們小心一些，肯去愛護一乘法，肯去做流通工作，佛自然會來幫助我們，加庇我們。

所以，佛在這裏說：藥王，你應當知道，在如來滅度之後，有能夠做流通工作的人，或者是書寫，或者是受持，或者是讀誦，或者是做種種供養，或者是為他人解說這本《法華經》，總之是做五法行或十法行的工作，“如來則為以衣覆之”，佛就會用衣服來覆蓋著他，遮著他。這是有保障、保護的意思，表示與佛很接近，因為他所做的工作，正合佛意，是佛所喜歡的工作，所以就得到佛的愛護，得到佛的加庇，就不會發生甚麼危險，不須恐懼。

前面講“不可分佈妄授與人”，要我們小心，這裏教我們也不要小心過頭，應該大膽一些，既要小心也要大膽，因為佛會加庇我們，我們應該值著佛的力量，去流通這本經典，為法而奮鬥。但我們也不要太過恃著佛力，甚麼也不怕，以為自己有佛力加庇，有佛力幫助，而狂妄驕慢起來，這反而有害處。總之，我們流通經典的時候，要觀時觀機。

在中國傳統佛教，不會有人會為了保護三乘教而去反對一乘教，很少人修四諦十二因緣，多數佛教徒是糊糊塗塗，把唯心的道理當作佛法，把近於外道的本體論當作佛法。在中國來講，無權可開，有邪可破。我們首先要用三乘法來破邪見，樹立正見，然後用一乘來提高他們的目標，來充實他們的信心，令他們走上正路。

做流通工作的人，不但為釋迦佛所護念，“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”，也即是十方無量的現在佛所護念。十方有無量世界，每一個世界都有佛，這裏不

是講過去佛，也不是講未來佛，而是講十方無量的現在佛，他們也護念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。

“是人有大信力，及志願力。” “大信力”就是信佛語，信佛語故，以信得解，信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信佛為我們授記作佛，必定真實不虛，即是上面所說的“信力堅固者”，他漸漸進步，就可成為不退轉菩薩。當他做到信力堅固的時候，必定生起仰慕心、信受心，然後立定志願，以成佛為目的，就是“有大信力，及志願力”。他認定目標是正確的，有非達目的不可的志願力。他知道自己墮落了這麼久，墮得這樣深，就會覺得自己很可憐，痛定思痛之後，就會下決心，從今以後不再退轉。他發了這個志願之後，無論多麼艱難，都不會再退心，決不走向其他的路，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，決不在其他乘浪費時間。

他還有“諸善根力”，過去生中，親近佛，受持讀誦，作種種供養，這些就是“諸善根力”。他過去生做了很多工作，不過是忘記了。現在他能發願，有信力、志願力和諸善根力來支持，就不用擔心墮惡道，不用擔心被侵害，他就會一直向一乘前進，成為一乘菩薩。

佛要我們“當念是人與如來宿，則為如來手摩其頭。”我們要想念著這個人與佛最接近，就如與佛住在一起，最親近佛，最能合佛心佛意，得到佛的愛護，所以，如來會用手摸著他的頭，呵護著他，不但釋迦如來手摸其頭，而且十方諸佛也手摸其頭。

由此可見，《法華經》的價值非常高，超過一切三乘經典，超過一切三乘法，所以是“為十方諸佛之所護念”。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會得到十方諸佛的愛護、幫助和加庇。同時，我們也要知道，佛並沒有入涅槃，就算我們以為佛入了涅槃，也只是示現入涅槃，佛如今仍在一乘淨土，也即是仍在這個世界，常常護念著我

們。不過，我們不要恃著有佛的護念，而不小心選擇機宜，妄授與人。如果我們太魯莽，一不小心就會害了人，令人墮落，這就失了慈悲心。所以，佛教導我們，一方面要小心，一方面要大膽，有機會就要流通。

“藥王，在在處處，若說若讀，若誦若書，若經卷所住處，皆應起七寶塔，極令高廣嚴飾，不須複安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來全身，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，繒蓋幢幡，伎樂歌頌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若有人得見此塔，禮拜供養，當知是等，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這裏再叫一聲藥王菩薩，也是教我們未來世的人，對法要怎樣尊重恭敬。

“在在處處”是說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只要有人講說，有人讀誦，有人書寫此經，或者是這本經典擺放的地方，就是法所在之處，也即是佛在之處，所以，此處“皆應起七寶塔”，這個塔要起得很高很大，用七寶裝飾得很莊嚴。這樣做是為了尊敬經典，是為了尊敬法，所以用七寶來裝飾，極盡自己的所能來建造此塔，有多少力量就用多少力量，表示對法尊敬到極點，因為法在即佛在。《金剛經》也說：“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。”有經典的地方即是有佛，我們敬法即是敬佛。

而這個塔不須再安放佛的舍利（塔多用來安放舍利），因為這個塔已經有如來全身。見寶塔品說：多寶佛是全身舍利在七寶塔中，沒有火化，當釋迦佛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多寶佛就來作證明，湧現在虛空，並且打開塔門，讓釋迦佛進寶塔坐。人們通常說，佛的遺骨是舍利，一些大菩薩和大德，火化之後都有種種不同形狀的舍利，這是碎身舍利，沒有火化的是全身舍利，就如臺灣的慈航菩薩也是全身舍利。

這裏說的七寶塔，不是安放佛的碎身舍利，也不是安放全身舍利，是為了

紀念《法華經》而建造，因為這個塔有《法華經》，有最高上的法，這就等於有佛在塔中，有如來的全身在塔中，這是法身舍利，比骨灰的舍利更寶貴，更有價值，所以，這個塔已經有如來全身。因為有法即是有佛，佛為法本，法從佛出，佛與法都是一樣的尊貴。“此中已有如來全身”，即使不安放舍利都等於安放了，我們不須到處找舍利來安在塔中，有《法華經》在，就是有如來的全身舍利。

所以，“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，繒蓋幢幡，伎樂歌頌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”。起了這個塔之後，應該要盡我們所能，用最好的東西來恭敬供養這個塔，尊重讚歎這個塔，這即是供養法，紀念法。

“若有人得見此塔，禮拜供養，當知是等，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有些人見到這個塔，就會問此塔的作用，知道的人就會告訴他：這是法華塔，是紀念《法華經》的，紀念佛所說的開權顯實法，我們信受此法，將來就會成佛。由此而說出《法華經》的尊貴處，令他因此塔而生信生敬，令他發心，引導他行菩薩道。在佛法來講，這雖然是很粗淺的工作，但也可以令人因此而種下善根因緣。方便品說起塔造佛像禮拜等等，屬於異方便，可以令人種下一乘善根，有助顯一乘道的作用。起塔雖然是很粗淺的工作，但若是為法而建，為法而禮拜恭敬，也可以種下一乘善根，可以引導難信者信，令難解者得解。他們不能從道理而入，就要從異方便入手，禮拜供養此塔也是有好處，也是流通工作之一。

如果有人見到此塔而禮拜供養，即是禮拜法，供養法，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很簡單，佛告訴我們：“當知是等，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我們應當知道這些人都是接近無上正等正覺，他們恭敬一乘法，禮拜一乘法，就即是離無上正等正覺不遠了，也即是得到佛授記。他們藉著此塔，而知道《法華經》的尊貴，所以，善根漸漸增長，由於敬塔而敬法敬佛，所以就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“藥王，多有人在家出家，行菩薩道，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，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。若有得聞是經典者，乃能善行菩薩之道。其有眾生求佛道者，若見若聞是法華經，聞已信解受持者，當念是人，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

這裏用一種比較的手法來講述，用兩類人作比較。佛說：藥王，將來有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行菩薩道。本來，在家和出家，以行菩薩道來講，在精神上是一樣的，一樣可以行菩薩道，只是生活方式不同。這裏說的“行菩薩道”，是指權教大乘的菩薩道，因為他未能見到聽到這本《法華經》，因此不會讀誦書寫受持供養這本《法華經》，與一乘實教未發生關係，他所行的菩薩道，是行六波羅密多，是權教大乘，他還不知道自己是一乘菩薩，不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，所以，我們應當知道這個人未能善巧地行菩薩道。反過來，若有得聞這本《法華經》的人，能轉入一乘，就是能善巧地行菩薩道的人。

如果有求佛道的眾生，他們是退心的菩薩，不是普通的眾生，他當初在權教裏求佛道，後來有機會見到聞到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聞了之後，又能信受，又能瞭解，又能受持，我們就應當作此觀念，知道這個人“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”，他已經離無上正等正覺不遠了，因為他得聞《法華經》，走上一乘道。

“藥王，譬喻有人，渴乏須水，於彼高原穿鑿求之，猶見乾土，知水尚遠，施功無益，轉見濕土，遂漸至泥，其心決定知水必近。”

這裏用了一個譬喻來說明。譬喻有人，很口渴想喝水，或者那地方水源缺乏，所以他就去挖井。如果他在高原上挖，即使挖了很深，都只能見到乾燥的泥土，當然就知道這裏沒有水源，再用功挖下去都是沒有得益，沒有好處，即使能

挖到有水，也都要浪費了很多時間和氣力。現在的人挖井，要找龍脈，如果找對地方，就容易找到水源。若在地勢低的地方開挖，很快就能見到濕的泥土，再挖下去就漸漸見到有泥漿，這時候，他的心就很歡喜，知道沒有挖錯地方，知道一定是很接近水源。

“菩薩亦復如是，若未聞未解，未能修習是法華經，雖持餘經，當知是人，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遠；若得聞解思惟修習，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

求佛道的人，行菩薩道的人，也是一樣，如果他未曾聽過《法華經》，未能瞭解《法華經》，未能知道佛的意趣，未能修習這本《法華經》，他雖然能受持其他大乘經典，也修權教大乘菩薩行，求權教佛道，也不是真實佛道，我們就應當知道這個人，距離一乘無上菩提道很遠很遠，距離一乘佛果很遠很遠，因為他未能找到正路，未能找到真實路。

這裏說的“修習是法華經”，是說信佛所說，信自己有一乘善根，信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信唯有一乘法是真實，三乘是方便施設。這是修信心，也是修願心，決定自己以實佛為目標，決定自己要成實佛，這是願心。有信有願還要繼續修習，依著佛所說，依著三軌去流通經典，這才是修習《法華經》，如果未能這樣修習《法華經》，就等於在高原挖井，只見乾燥土，未見濕土一樣，只會浪費力氣。如果他聽聞《法華經》之後，能瞭解佛的意趣，自己加以思維（思維是修習之一，不加以思維是不能進步的），能依著佛所教來修習，就等於挖井看見濕泥漿一樣，快成功了，所以，必定知道這個人將近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了。

“所以者何？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。”

是甚麼理由要這樣講呢？因為所有十方一切諸佛，包括過去佛、現在佛、

未來佛，都是以一乘佛法為最上的佛果，要得到一乘佛果，必定要知道唯有一乘真實，不要以權為實，所以，一切佛的菩提都是屬於此經。我們若只在權教經典裏做功夫，就浪費很多時間，只能見乾燥土，“施功無益”。

這段的意思，著重在“施功無益”這一句，也即是要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轉入一乘，不要在其他方面浪費氣力，浪費功夫。如在高原挖井，雖然很難找到水源，挖得很辛苦，但可令你煉得好手力。權教雖然可以令我們滅煩惱，除五濁，也有一些好處，但要得究竟，就很難了，一定要走上一乘路，才是究竟菩提。佛出世也是志在說《法華經》，志在把自己的本意告訴大家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深信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深信一乘佛道，早些恢復一乘菩薩道，早些回到大富長者的家，這才精明，這才穩當，這才合佛意。

“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”

這一句很重要，可以說是本經的大綱，是提綱揭領，是全經的宗旨。這個“開”字普通人以為是打開、揭開，以為是打開方便門。但佛的意思不是這樣，“開”是開除，開除方便的法門，以前所施設的方便法門，是權巧的將就的。如譬喻品講兒子們入了很髒很危險的火宅，在裏面玩，不肯出來。父親知道兒子們喜歡三車，只好用羊車、鹿車、牛車來引誘他們出來，他們聽到有三車在門外，就“互相推排，競共馳走，爭出火宅”。兒子們到了門外，卻沒有三車，三車是父親方便引誘兒子出火宅而假施設的，三車不值錢，沒有價值，只有大白牛車才有價值，才能行走得快而平穩，所以，父親一律給兒子們大白牛車。三車譬喻三乘法，是佛權巧施設引弟子出三界，不是真實的，唯有一乘法才是真實。當弟子善根成熟，佛就要開除方便，開除權巧施設，這才是“開方便門”。

“是法華經藏，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。今佛教化成就菩薩，

而為開示。”

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就叫法華經藏，是一個最寶貴的藏，它不同於聲聞藏、緣覺藏、權教菩薩藏這三藏。用妙法蓮華的意思來講，這蓮華不是普通的蓮花，是優曇鉢華，是吉兆華。見到這種優曇鉢華，就是一種好兆頭，一定有好事情發生。我們聽到一乘的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，能夠信受，將來就會生一乘淨土，就能見本師，就可以聽一乘因果經，就可以行真實的一乘菩薩道，就能“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”，也即是幸福之事就會隨之而來，將來就會成佛。所以，這本《法華經》是“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”。

“深”是甚深無盡，無窮無底。照理來說，這本《法華經》並不是很深，但當佛未曾開顯出來的時候，未揭示出來的時候，就是“意趣難解”，誰也不知佛的意趣，不但阿羅漢不知，連權教大菩薩也不知佛的意趣，所以是“深”。

“固”是堅固，一乘法好像金剛那樣堅固，一乘佛功德更加堅固。我們在十六沙彌那裏種下一乘善根，雖然墮落了，但一乘善根是不變不壞，就像如意寶珠在衣服之內，沒有變壞。

“幽”是幽微奧妙，“遠”是長遠。一乘法是幽微奧妙的，沒有人能夠測度，所有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新發意菩薩和權教的不退轉菩薩，都不能測度，所以是“無人能到”。同時，一乘菩薩道要行無量無邊劫，要親近無量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我們的一乘因緣，都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得來的，已經是很遠的了，還要行無量無邊劫的一乘菩薩道，可見一乘道是長遠無限，無邊無際，無窮無盡無止境。如果有懈怠心就不能發一乘菩提心，行一乘菩薩道的人，不能懈怠。

所以，“是法華經藏，深固幽遠”，“唯佛與佛乃能究盡”，就算是一乘不退轉菩薩能瞭解，都是瞭解少分，唯有佛才能完全深入無際。我們對於《法華

經》，是由於信佛語而生起恭敬心和仰慕心。我們能信《法華經》已不容易，要有大願力的菩薩來引導，我們才能聽到一乘的消息，才能知道《法華經》的宗旨。佛出現於世四十多年都未曾說，所說的都是隨宜說法，但佛的意趣是在乎講一乘法，都是為了教化我們這些退心墮落的菩薩，令我們成就已經有的一乘善根。我們過去種下一乘善根，但由於迷而不知道，所以佛要引導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，教我們用三乘法去除業障，然後才可以聽《法華經》，到時候才為我們開解，為我們指示。方便品反反覆覆都是講出佛這個意趣，為舍利弗解釋種種的疑惑，最終令舍利弗能信能解，而舍利弗也在譬喻品表示了他的悔過自責。可見這本《法華經》是很“深固幽遠”，是“無人能到”，所有三乘人都不能通達。

這本《法華經》雖然是“深固幽遠”，但佛現在已經開顯，已經講出來了，“今佛教化成就菩薩，而為開示”。佛為成就那些退心菩薩，所以就開解出來，指示出來，令他們恢復菩薩道。

“藥王，若有菩薩，聞是法華經，驚疑怖畏，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。若聲聞人，聞是經，驚疑怖畏，當知是為增上慢者。”

這裏舉出兩種難信難解的人。假若有菩薩，這是指權教菩薩，他聽到這本《法華經》，聽到唯有一乘法，三乘法都是方便施設，他就會驚慌起來，疑惑起來，畏懼起來，覺得很恐怖，懷疑這是魔說，懷疑是魔王變成佛的模樣來欺騙他，就如舍利弗那樣，疑佛是魔。我們應當知道，這個人是新發意菩薩，如果是權教不退轉菩薩，是不至於“驚疑怖畏”。新發意菩薩不是剛剛發心的菩薩，而是指地前菩薩，他們經驗也很豐富。不退轉地以前的菩薩都是新發意菩薩，不退轉菩薩才是大菩薩，智慧很高，有大信力，就算聞了《法華經》也不會“驚疑怖畏”。

能夠信這本《法華經》，是要視乎有沒有一乘善根，以及一乘的福德力和信

力，若有善根力，就不一定要達到權教的不退轉地位才可以信。我們有一乘善根，有一乘的功德力，也是可以信。

佛在世時，佛直斥那些阿羅漢，不信《法華經》就是增上慢人。這裏也說：如果聲聞人，聽到此經，“驚疑怖畏”，就應當知道他是增上慢人。對增上慢人，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呢？我們不可以好像佛那樣呵斥他，否則就會令他更加生惡感，更加令他譏謗墮落。我們心目中仍然要認為他是一乘菩薩，不過他退心忘記了而不知道，我們更加要生起慈悲心憐憫他，慢慢引導他。

“增上慢者”有特別強的惡勢力，所謂我慢高山，如他證了阿羅漢果，其實這是佛方便施設的，是佛的法雲所覆，教風所持。現在佛告訴他：其實這是不真實的，不究竟的。但他卻以不真實為真實，以不究竟為究竟，這就是“增上慢。

“驚疑怖畏”的有兩種人，一種是權教大乘中一部分新發意菩薩；一種是聲聞人中的增上慢人，他們未得調得，未證調證，就算他已證阿羅漢果，但他以此為究竟，不肯聽佛的話，就是增上慢人。

“藥王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於如來滅後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，應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。”

佛在這裏教我們後世的人，流通《法華經》要預備這三種工具，也即是要依這三軌來實行。

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是一乘菩薩，不過他們退心墮落，自己忘記了，而在六道中成為普通人，現在遇到佛法肯發心修學，發心流通。他們在如來滅度之後，想為四眾講說《法華經》。人們通常說的四眾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也即是出家男女二眾和在家學佛的男女二眾，這名字是依聲聞乘而安立的，現在

所說的四眾，不一定是依聲聞乘而安立，可以包括一切有一念心向佛的人。

若有人發心為四眾講說《法華經》，也要有一些工具，要具備一些條件，一些資格，才可以做流通工作，不是很簡單，不是很容易，不是憑空可以做得來。所以，流通者應該要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這樣才能為四眾廣說這本經典。

“室”是指房屋裏，廳堂、講堂、教室、寢室等，都是室，人入了室，進了屋，就安全了，不會被外界的風雨等種種侵害。入了室內，衣著也要莊嚴，要整整齊齊，坐在一個穩固舒服的座上。

這室、衣、座，全部都屬於如來，我們要注意“如來”兩字，室是如來的室，衣是如來的衣，座是如來的座。這是甚麼意思？為何都要加上“如來”兩字呢？這是要我們以佛心為己心，不可以離開如來的心。既然我們要弘揚《法華經》，就要順佛意，要以佛為模範，以如來為榜樣。如來有大慈悲心，有大忍辱力，有大智慧力，我們要具足這三樣東西，才不會受到損害，才不會遇到危險，就會很安全，才可以為四眾廣說《法華經》。

“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，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，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”

甚麼叫如來室呢？如來是以大慈悲心為室。這些“眾生”是指那退心墮落了的一乘菩薩，不是指普通的眾生。就如火宅中雖然有五百人，但大富長者入火宅是為了引導那幾十個兒子。也即是說，佛說《法華經》是為了引導那些退墮的一乘菩薩。“如來室”就是佛對那些退心的菩薩，生起大慈悲心。如此說來，難道佛對其他人不起慈悲心嗎？這又不是，佛的慈悲心是平等的，也希望所有眾生都上進，但有些眾生機緣未到，所以，佛的工作就要由近及遠，先引導那些善根

成熟的退心菩薩，用大慈悲心攝受他們，令他們恢復本位。

“慈”者是與樂的意思，給與人安樂就叫慈。“悲”是拔苦的意思。所謂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，佛的慈悲心可解除一切的束縛，解除一切的障礙，我們既然要學佛，首先要學佛的慈悲。“室”有包容的意思。一切的退墮菩薩，我們都要用憐憫心來憐憫他，包容他，把一切的退墮菩薩都包容在慈悲心之中。

安樂行品說：“於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。”對那些退心墮落的菩薩，無論他是在家或出家，我們都要生起大慈心，希望他回復一乘道。對於那些未能恢復一乘菩薩道的人，我們要生起大悲心，要設法引導他，攝受他，救濟他，用慈悲室來包容他。對那些反對一乘的眾生，就要想辦法令他折服。人們一般都說，菩薩低眉，金剛怒目。無論他是低眉也好，怒目也好，折服也好，攝受也好，總之，菩薩的心都是慈悲的，以慈悲為基礎。就如母親對兒女，有時要呵護，要耐心勸說，有時要打一兩下，而母親的心都離不開慈悲。在所有的慈悲中，佛的慈悲是最大的，其他的慈悲，就算是引導他修三乘法，也不算是最大的慈悲，只是小慈悲，只有引導他入一乘道，將來得究竟菩提，這才是最大的慈悲。

前面佛吩咐：“不可妄授與人。”這也是慈悲，對那些不合機緣的人，不要隨便跟他說，免至害了他。在大通智勝佛時代，十六沙彌為我們說一乘法，大通智勝佛出定後也吩咐我們要“數數親近”十六沙彌，這也是大通智勝佛的慈悲。只是我們這些親近過本師的人，時間長了就會退心，因此而墮落受苦。佛見我們如此可憐，當有機會時就會出現於世來引導我們，教化我們，令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。佛無量無邊劫都是這樣引導我們，這就是佛的大慈大悲。我們既然學佛，就要體念佛的慈悲，佛是這樣慈悲為我們這些退心的菩薩，我們學佛應該要

怎樣做呢？我們一想到這些，就應該很努力，要有忍耐心，有毅力，有堅固心，有長遠心，就算眾生多麼難度，也不應討厭眾生，放棄眾生。這樣才可以樂意地繼續工作，這就叫做“入如來室”。

甚麼是如來衣呢？大家不要以為在衣服上繡很多佛像是如來衣，柔和忍辱才是如來衣，著如來衣是著柔和忍辱衣。柔和的意思是非常將就眾生，教化眾生要柔和才有用，硬崩崩是沒有用的，如那些很硬的牛皮，不可以做材料，要經過煉製，變成柔軟才能製成各種用品。我們待人接物如果是很強硬，是很難開展工作。世間人也常說：以柔制剛，柔能勝剛。世間道理尚且如此，佛法更加要忍辱，忍辱的福德最大。

信解品說：“諸法之王，能為下劣，忍於斯事。”大富長者想與失散的兒子相認，但兒子忘記了父親，見到大富長者反而害怕到暈倒。大富長者只好派人哄他回來做清潔工作。長者想見他，想同他說話，只能脫去華麗的服飾，換上工人的衣服，拿著除糞的工具，扮成工人來接近兒子，然後漸漸叫他入大屋，管理財物。長者為與子相認，需要多麼忍耐。佛也是一樣，無量劫以來，都非常忍耐，非常遷就我們，佛從來都是不動聲色，就算他在菩提樹下坐道場，很多惡魔來騷擾他，破壞他，他也是不動聲色，結果把魔降伏了。佛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，從來都不會用一種猙獰的面孔，不會兇神惡煞，佛從來都是用一種很柔和，很善巧的方法來攝受眾生，令眾生折服。所以，我們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如果遇到惡人破壞，遇到三乘人或外道的反對，我們一定要想著，佛是那麼忍辱，那麼柔和。只要有柔和忍辱，就算有甚麼困難，都可以渡過，就算是用折服，也是用慈悲心。

一個有忍辱的人，是最有力的。如果你穿了柔和忍辱衣，就好像將士在戰場上穿了盔甲一樣，能抵擋敵人的槍和箭。你用柔和忍辱對待別人，就算有人想

破壞你，都破壞不了，別人想侵害你，也侵害不了。所以，柔和忍辱是盔甲，我們一定要穿著，就算有些眾生一時未能教化，只要慢慢來，假以時日，終會令他感化，或者會令他佩服。所謂仁者無敵，那些惡人就會知難而退，總不至於加害於你。

佛早就告訴我們，弘揚一乘，流通一乘，一定會有人反對，一定會遇到困難，如果我們及早穿上如來的柔和忍辱衣，任何反對都不怕，任何攻擊都能抵禦。這種柔和忍辱，一方面對自己有好處，也可以利益他人，自利利他。假如你不能柔和忍辱，反過來嗔恨、惱恚、兇惡，就變成傷己又傷人，自害害人。所以，普通人不穿如來忍辱衣不要緊，但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一定要著如來忍辱衣。

“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”一切法包括了有為法和無為法，有漏法和無漏法，世間法和出世間法，總之，一切的一切，森羅萬象，包羅萬有，就叫一切法。一切法的範圍很大，菩薩對於一切法，要有空慧，用般若智來觀一切法空，也即是般若經所講的，用十八空來觀一切法空。

如果我們觀人空，就沒有人反對。即使有人反對，我們都知道這個人是如幻如化，無所反對的人，這就是外空。我們再反觀自己，自己也是無自性可得，無我可得，這個能反對者是空，所反對者也是空，被反對的人也空，內空外空，內外一切眾生都是四大五蘊的假和合，一一都沒有自性可得，也即是無人可得，人也是空的，有甚麼能反對所反對的呢？聽的人是幻化的，說的人也是幻化的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沒有人來反對我，也沒有我被人反對。所以，修空觀雖然是屬於權教大乘，但一乘菩薩在做流通工作中也要運用空慧，尤其是在這個娑婆世界，一定要運用空慧，要借用這種方便善巧，才可弘揚《法華經》，不過，一乘菩薩不是以此為止境，不是以此為究竟圓滿，還要行一乘道。

所謂的一乘菩薩，是由於有一乘的志願，做一乘的工作，就假名為一乘菩薩，不是講有一個有自性的東西叫做一乘。《法華經》雖然講實，講一乘究竟佛功德是實，但不是講本體，一樣是講空。方便品說：“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”一切諸佛都知道一切法常無性，一切法無自性，雖然實功德是常，但沒有自性，因為是從因緣而起。

中國佛教常說，一切眾生本有佛性，但依《般若經》，依《阿含經》，依《法華經》來講，都是無自性，要從緣起，如果有自性，就不用從因緣起，正因為無自性，所以要從因緣起。誰遇到因緣，發起一乘心，向一乘道而行，將來誰就能成佛，人人都有機會，這個機會是平等的，只要有這個因緣就可以了。

佛從最初講《阿含經》乃至最後說《法華經》，都是講無自性，“無性”即是空，無自性，無實性，就是空，所以，我們一定要觀一切法空。我們若能通達空的道理，就能行大慈悲，所謂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只有這樣，這個如來座才坐得穩，穩如泰山，穩如須彌山，沒有人能把我們推倒，否則就坐不穩，搖搖擺擺就容易跌倒，即使別人不推，也會跌倒。假如我們有空慧，我們所修的慈悲忍辱才能做得徹底，否則就不徹底。

所以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一定要安住在這三法中，依著這三軌前進，才可以精進行道，安穩地弘揚《法華經》，這叫三軌弘經，這三條是軌道，不可以出軌，如火車出軌就很危險。你如果不能觀諸法空，就會起人見我見，一遇到障礙，一遇到困難，就會好像洩氣的皮球，就會退心，就會懈怠，就會墮落。不是佛懲罰你令你墮落，而是你因懶惰懈怠退心而墮落。

我們只是敬法，而不生法愛。如果不能觀諸法皆空，生起順道法愛也是一種障礙，一種執著，凡有所執就有障礙，有障礙就不能勇猛精進，容易退心，維

持得不會長久，這是因為你沒有坐如來座之過，就會生出種種禍患。所以，我們要一切都無所執著，如果能具足這三法來弘經，就可以安心，可以勇猛精進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可以樂說《法華經》，可以做到三業清淨，不會招罪，不會生痛苦。不但講經者要用三軌，一切所有的讀誦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都要用這三軌，否則，別人罵你，譏謗你，你就會退心，不繼續讀經了。

三軌雖然屬於權教大乘，但我們不要誤會，以為佛已開權，權教大乘都開除了，還有用嗎？我們不能這樣理解，佛只是叫我們不要取權教的果，不要以權教的果為究竟，不是叫我們扔掉它，有時還必須利用它，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弘揚《法華經》，一定要用慈悲忍辱，觀諸法空這種般若智慧。有慈悲忍辱，即是有福德，能觀諸法空即是有智慧。我們有福德有智慧去流通經典，才能與廣大的眾生結緣，可以充實我們的行動力量。在佛法裏，這種叫悲智雙運。所以，這三法，這三軌，一刻一秒都不能離開，一分鐘都不可以出軌，出軌就很危險。這三軌對於一乘菩薩來講，無論是自修也好，流通經典也好，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
“安住是中，然後以不懈怠心，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。”

我們若能安住在三軌中，然後用不懈怠心，也即是用精進勇猛心，就可以“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”。

“藥王，我於余國，遣化人，為其集聽法眾，亦遣化四眾，聽其說法。是諸化人，聞法信受，隨順不逆。若說法者在空閒處，我時廣遣天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等，聽其說法。我雖在異國，亦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，若於此經忘失句讀，我還為說，令得具足。”

這裏說佛為了愛護《法華經》，所以就要護持流通者，說明《法華經》為十方佛所護念，說明一乘法非常尊貴。

“余國”是指其他世界，不一定在娑婆世界，雖然現在釋迦佛是在娑婆世界示現成佛，但釋迦佛有時會在其他世界成佛，也可以分身在十方世界成佛。

佛說：藥王，我釋迦佛就算在其他的世界，看見某個說法的人沒有甚麼人聽他講經，我就會用神通化現一些人出來，為那個說法者召集多一些聽法的人，那些化現出來的人，會勸說有機緣的人來聽法，佛也會派遣一此化現出來的四眾，來聽他說法。這樣可以安慰說法者，令他更用心說法。佛就是這樣，為護法起見，而護其人，說明佛非常愛護一乘法。

佛化現出來的這些人，聽到一乘法，馬上就信受，馬上就隨順，不會反對。或者其中有些化人為了試探一下這個法師能否經受破壞打擊，試探這個法師有沒有般若智，而故意逆他的意也說不定。不過，試探的逆和真正的逆是不同的，大多數的人都是為鼓勵這個法師而“聞法信受，隨順不逆”。

我們須知道，說法的人，聽法的人，都可能是“化人”，我們應當作化人想，我當你們是化現的，你們也當我是化現的，全部都是化現的，這就更加好，大家就會安樂些，可以消除人見我見，消除種種執著。總之，弘經的人，無論是遇到“隨順不逆”也好，遇到反對也好，只要能依著三軌而行，就不會有過失。

佛還說：如果說法者“在空閒處”說法，在深山野嶺，沒有人煙的地方說法，我釋迦佛就即時會派遣很多天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等天龍八部眾來聽他說法。在深山裏很少人，所以佛就派遣天龍八部眾來聽法。我們在山上也可以自己講法，或者自己讀誦，有些天龍八部眾也會來聽。

大乘經典經常有八部眾出現，小乘經典很少講八部眾，因為小乘經典是講

現實的。

佛繼續說：我為了維護一乘法起見，就算我在“異國”，也即是在其他的世界，我也會時常“令說法者得見我身”，當有需要現身的時候，我會時常現身讓說法者見到，來教導他，幫助他進步，幫助他生起勇猛心，令他不灰心。如果他對這本經有不明白之處，或者有些詞語，有些字句，忘記了怎樣讀，怎樣解釋，我就會指點他，為他解說，令他清楚明白，令他生起智慧，令他全部記起，能夠背誦出來。古時未發明印刷，或者未有文字前，只是靠背誦，靠記憶。印度人很有本事，幾十萬言的經典都是這樣背誦出來，記憶力很強。佛世時所有說法，那些佛弟子都是口口傳誦，我念給你聽，你念給別人聽，或者有傳漏了，傳錯了，也不足為奇，而且，從前的書本沒有分句分段，沒有標點符號，若不知在哪里該停頓一下，就會讀不通順。當有這種情況時，佛就會為此人解說，“令得具足”，讓他知道怎樣才是齊備圓滿，令他瞭解明白。

這段是告訴我們，佛說完《法華經》之後，還在做很多工作，仍然關照著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隨時都在幫助說法者。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成了佛就很清閒，坐著沒事可做。其實佛不知還要做多少工作。

“欲舍諸懈怠，應當聽此經。是經難得聞，信受者亦難。”

這是指三乘人，發不起精進心，沒有精進力，就變成懈怠，好像做甚麼都沒有興趣，修行未曾有成績，因此他們心裏有些不安，有些慚愧。當他們聽到《法華經》，知道自己原來是一乘菩薩，以前親近過十六沙彌行了三百由旬菩薩道，現在只要再奮勇前進，再行二百由旬就可以到達寶所。於是他們就不再懈怠，捨棄一切懈怠。懈怠即是懶惰，不熱心工作，沒有努力的精神。懈怠有種種不同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懈怠，聲聞人有聲聞人的懈怠，所以叫“諸懈怠”。如果有一

乘的精進，一切懈怠都會舍掉。

我們如果想捨棄懈怠，就應當聽《法華經》，恢復一乘道，努力行一乘菩薩道，同時，我們要想想，釋迦佛已經成佛，十方佛已經成佛，已經圓滿究竟一乘佛道，那些大菩薩已經成就大願，尚且為“潛眾生故”，生此人間，還來做種種工作，引導我們。佛菩薩都不懈怠，我們這些人又怎能懈怠呢？我們只要這樣想一想，就應當“舍諸懈怠”，生起歡喜心、奮勇心，向一乘前進。

“是經難得聞，信受者亦難。”我們聽到此經，應該生歡喜，因為此經是很難才有機會聽到的。方便品說：“諸佛興出世，懸遠值遇難，正使出於世，說是法復難，無量無數劫，聞是法亦難，能聽是法者，斯人亦復難。”多麼難遇上，多麼難聽聞啊！佛出世時未必說《法華經》，我們又未必能遇到佛說《法華經》，就算有《法華經》流傳於世，我們也未必遇得到，亦未必遇到有正解正見者講給我們聽，所以，“是經難得聞”，聞了能信受的也很難。

“如人渴須水，穿鑿於高原，猶見乾燥土，知去水尚遠。轉見濕土泥，決定知水近。”

這是用一個譬喻來講，就如一個人口渴想喝水，就去挖井，如在高原上挖掘，挖來挖去都只見乾燥的泥土，這樣你就應該知道距離水源很遠，再挖下去都是浪費氣力，你就會懈怠。但如果你找另一個地方，或者有人指點你在地勢低的地方挖掘，轉眼就挖到濕的泥土，這樣，你就決定知道接近水源了，你就不會灰心，不會懈怠，反而會精進起來，加快挖掘的速度，很快就有水喝了。

“藥王汝當知，如是諸人等，不聞法華經，去佛智甚遠。若聞是深經，決了三乘法，是諸經之王，聞已諦思惟，當知此人等，近於佛智慧。”

佛叫藥王當知，其實是叫我們當知，叫未來世的菩薩當知，那些求佛道的人，如果他聽不到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就等於挖井的人不知哪里才有濕土，哪里才有水源一樣，在高原上挖井是白費力氣的。他們不知道《法華經》，就離佛智很遠了，就算他們在權教裏修學，也是離實教很遠。

“深經”是指《法華經》深固幽遠。如果他聽到這本甚深的經典，聽了之後經過審諦思維，決定知道三乘是方便施設，唯此《法華經》是諸經之王，我們應當知道他們是接近佛的智慧。

“決了三乘法，是諸經之王。” “決”是決定，“了”是瞭解、了知。這一句我們要留心，不要以為三乘法就是諸經之王，這就搞錯了。《法華經》才是諸經之王。前面說過：“我所說諸經，而於眾經中，法華最第一。” “我所說經典，無量千萬億，已說今說當說，而於其中，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。”可見《法華經》是經中之王。王者，是超過一切之上，在一切人之上，《法華經》在一切的三乘經之上。

佛教導我們，聽經要“聞已諦思惟”，“諦”是審諦、審實地思考。一般人讀經只是口讀，不加以思維就不對。我們學佛法，要經過聞思修才有結果，所謂聞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而思維與修習的關鍵，第一個重點是聞，能聽聞，能瞭解，這是關鍵，是很重要的。

“若欲說此經，應入如來室，著於如來衣，而坐如來座，處眾無所畏，廣為分別說。”

這是重頌，不用詳細講解。凡是想說此經的人，包括做所有流通工作的人，都要入如來室，都要有大慈悲心，都要著如來衣，以佛莊嚴而自莊嚴，要柔和忍辱，要坐如來座，要觀諸法空，觀人空我空，要三法具足。這樣，就能“處眾無

所畏”，就可以“廣為分別說”，否則，就有所畏，別人罵你一句，你就不敢再講了，就不能分別說。“分別說”是詳詳細細地分析。

“大慈悲為室，柔和忍辱衣，諸法空為座，處此為說法。”

這是再重頌，大慈悲就是如來室，柔和忍辱就是如來衣，諸法空即是觀察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無自性可得。安住在這三法中，就能安安穩穩，無所障礙，以不懈怠心為大眾說法，而無所畏懼。

“若說此經時，有人惡口罵，加刀杖瓦石，念佛故應忍。”

假如你說此經的時候，或讀誦此經的時候，或流通此經的時候，有人聽到你講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才是究竟，他要維護三乘經，就要反對你，就會惡口罵你，甚至用刀來砍你，用木棒來打你，用瓦和石頭來擲你。就如現在的人，不同思想，不同派別，不同主義，為維護自己的利益，經常發生流血衝突。但我們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即使被人打罵，也要“念佛故應忍”。

念佛不只是用口來念，而是要憶念佛的功德，憶念佛的教導，佛有大慈悲，有大忍辱，有大智慧，佛教導我們要慈悲，要忍辱，要觀諸法空，所以我應當忍。一切法皆空，哪里有甚麼叫做破壞，他反對，是因為他不明白，因為他退心墮落了，他也是一乘菩薩，只是他忘記了。我憐憫他都來不及，又怎應嗔恨他呢？所以，“念佛故應忍”。

“我千萬億土，現淨堅固身，於無量億劫，為眾生說法。斯人得見我，安慰心充足。”

佛會分身，我釋迦佛可以在十方國土中，在千萬億國土中成佛，為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現出清淨堅固之身。佛身是清淨堅固的，就如方便品所說：“我以相嚴身，光明照世間。”在無量億劫那麼長的時間裏，佛會“為眾生說法”，為那

些退心的菩薩說法。那些人得見佛身，心裏就覺得很安慰，信心大增。“斯人得見我，安慰心充足”，這兩句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。

“若我滅度後，能說此經者，我遣化四眾，供養於法師，引導諸眾生，集之令聽法。”

如果我釋迦佛示現滅度之後，示現入涅槃之後，若有人能體會佛意，隨順佛意來流通此經，講說此經，受持讀誦此經，我就會遣化四眾，派遣一些化現出來的四眾，來供養這個法師。這供養不一定是物質供養，不一定要封果儀，不一定要買東西來供養，聽法也是供養，你們為敬法而來聽經，敬法就是法供養，有尊敬心，有恭敬心就是供養，大家要瞭解這一點，這種法供養更勝於物質供養。我派遣化現出來的四眾來聽法，就是“供養於法師”。

我釋迦佛為何要化現四眾呢？因為有些眾生不知道要發心學佛，佛就要派遣化現出來的四眾去引導他們，影響他們，召集他們來聽經。有很多人就是這樣，沒有人引導，他們是不會發心的。

“若人欲加惡，刀杖及瓦石，則遣變化人，為之作衛護。”

這是補頌，前面長行沒有講過。如果有人想用惡意來加害流通者，或者用刀，用棍，用瓦片，用石來加害，佛就會派遣那些變化出來的人，為流通者作保衛，保護流通者，令他不受傷害。

“若說法之人，獨在空閒處，寂寞無人聲，讀誦此經典，我爾時為現，清淨光明身。”

這是重頌，長行講過。這個流通經典的人，獨自一人在空閒處，在無人的地方，在深山曠野，完全沒有人的聲音，很寂寞。他讀誦經典，一方面是為了自己溫習，一方面是為讓人聽到而生歡喜心，可以自利利他。這時，佛就會現出清

淨莊嚴身，光明遍照。

“若忘失句讀，為說令通利。”

假如他讀誦時忘記了應怎樣讀，我釋迦佛就會為他講解，令他讀得通順，令他沒有障礙，令他沒有疑惑。

“若人具是德，或為四眾說，空處讀誦經，皆得見我身。”

“是德”是指三軌的功德，是上面所講的人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這些功德，也即是慈悲忍辱，觀諸法空這些功德。具足了這三種功德和流通經典的功德，而去為四眾講說《法華經》，或在清淨的地方讀誦《法華經》，我釋迦佛都會為他現身，讓他看見我，令他得到安慰。

“若人在空閒，我遣天龍王，夜叉鬼神等，為作聽法眾。”

如果這個法師在人煙稀少的地方，沒人來聽他講經，我釋迦佛就會派遣天龍、夜叉、鬼神等八部眾來護法，來做他的聽法眾。或者有些人會受八部眾的影響而來聽法。

“是人樂說法，分別無罣礙，諸佛護念故，能令大眾喜。

“

這個流通經典的人，是一乘菩薩，已恢復了一乘信心，所以他很樂意來流通，很樂意說法。由於他對《法華經》有所認識，對佛所說的話有所認識，有這種瞭解力，所以說法時，就沒有障礙，沒有疑惑，能詳細分析。

由於諸佛護念的緣故，他依三軌來流通經典，又能樂說、廣說此經，所以就能令大眾都很歡喜，令大眾知道一乘的因緣，令大眾恢復一乘菩薩道，恢復原來的身份，就如窮子恢復大富長者子的地位，可以承受大富長者的家業。大眾恢復了一乘菩薩道，將來必得成佛，所以就非常歡喜。

“若親近法師，速滿菩薩道，隨順是師學，得見恒沙佛。

“

大眾若能親近法師，接受法師的引導和教化，也發心行一乘菩薩道，發心流通經典，自然就能快速進步。“速”即是前面所講“其有欲疾得”的“疾”，都是快的意思。我們走的路正確，不背道而馳，不走彎路，一直向著康莊大道前進，就是快。就如不在高原挖井，而在地勢低的地方挖井，見到濕泥土，就很快接近水源。我們聽到《法華經》，恢復一乘道，沒有走錯路，沒有向相反的方向走，就是快，但無論怎樣快，佛道都是長遠的，我們不可以貪快，總之，當菩薩道圓滿，登峰造極，就會成佛。舊本原是“速證菩提道”，其實意思是一樣的，菩薩道圓滿就是證菩提道了。

只要“隨順是師學”，隨順宣傳《法華經》的法師來學，就能“得見恒沙佛”。也即是說，只要我們“盡行諸佛無量道法”，親近無數諸佛，發心行一乘菩薩道，將來一定“得見恒沙佛”。我們一定要親近無量諸佛，才可以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才能“速滿菩薩道”，將來一定可以成佛。

我恭祝大家“速滿菩薩道，得見恒沙佛”。